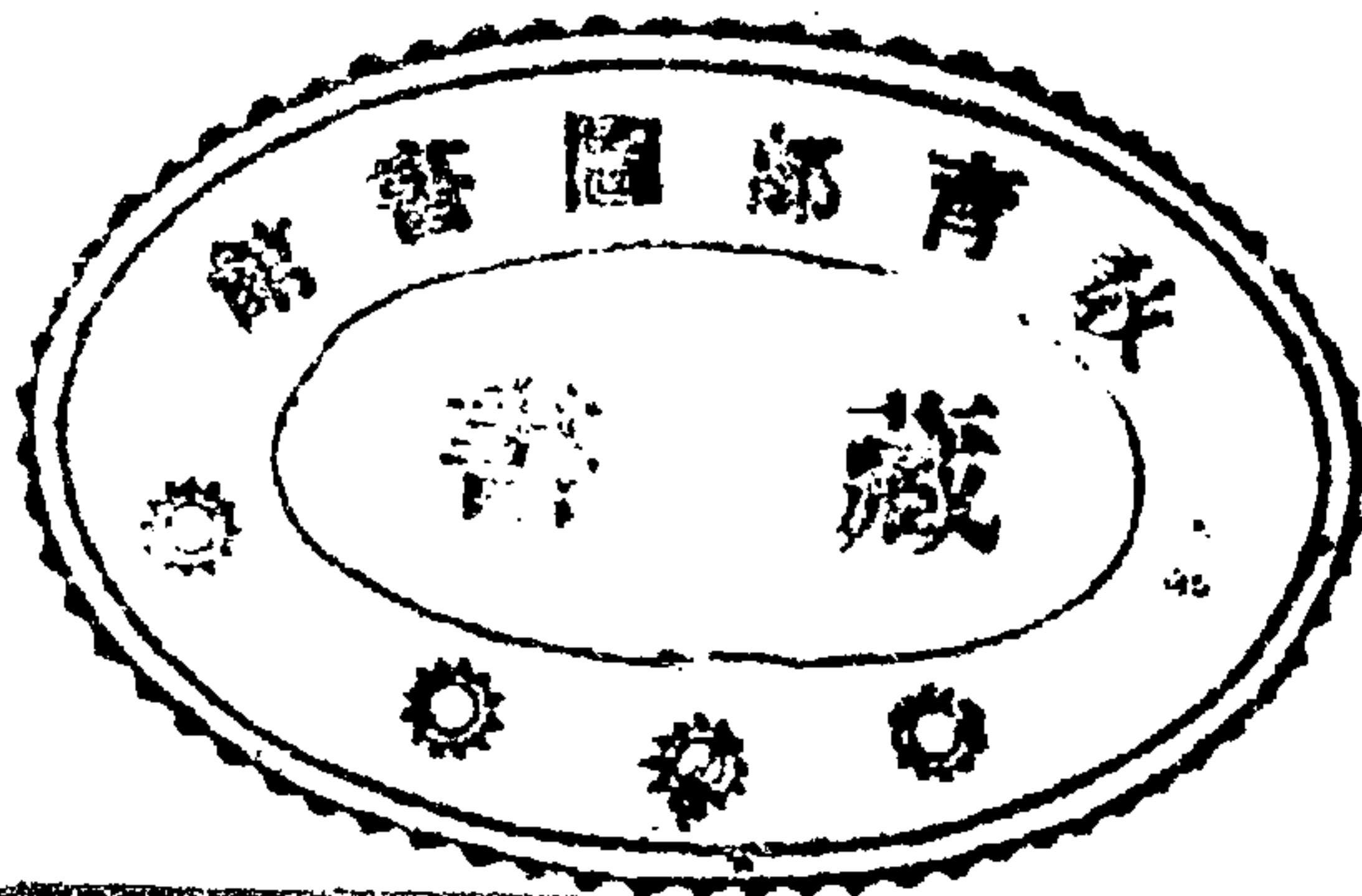


柳先生的教育

楊蔭深著

370.4



柳先生的教育

楊蔭深編

呈繳之圖書

上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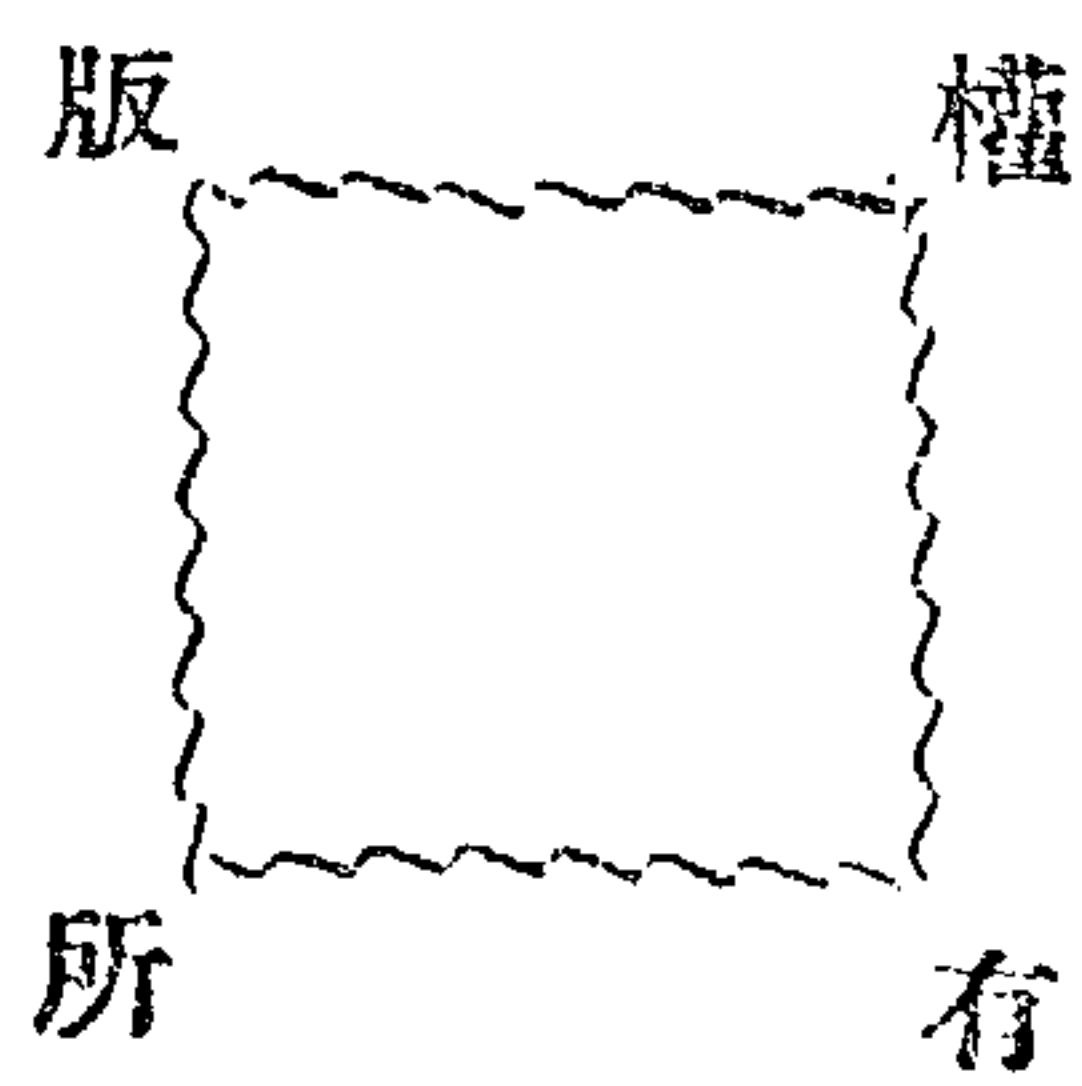
北新書局發行

1936

1936. 7. 20 付排

1936. 8. 20 出版

1—2000



每册實售大洋三角

序

說也慚愧，我年未三十，已當過了八年中學教員。這八年中對於這種清苦生活，我是詛咒過的。我以前很想脫離這種生活，如今畢竟實現了，我已由學轉商。也許此後再不會過此清苦生活，這樣一想，倒也有些難捨起來。

八年中，我一共跑過五個中學，使我印象好一些的，可說一個也沒有。內地的中學，學生是比較純柔的，可是同事們往往彼此互相傾軋。至若上海一區，校長視學生如活寶，學生也就不會怎樣尊敬教員。所以我當時曾有一個比擬，說教員無異於高等僕歐，

這八年來的生活我就是這樣過去的，此中的甜酸苦辣，可說都嘗遍了。因此提起筆來，想說的話很多，便隨時想着，隨時寫一些出來。

柳先生的教育便是從這樣苦悶之中陸續地寫成功的。不用說，這柳先生正是指我自己。各篇所言，也只是我的理想。我以為能有這樣一班學生，肯聽我一些說的話，這教員生活是很有趣味的。可是理想畢竟是理想，事實上學生們並不會這樣容易肯聽我的話的。於是我為安慰我自己，便不得不有那樣的妄想了。但我也確信，這也並不是怎樣妄想的事。

各篇所說的故事，可說是現在一般中學生的通病，我並不是苛責他們，事實是如此，我不會矯揉造作的。

這十篇故事本來陸續在青年界上發表過，不想再印單行本了。但自己想，這也是值得印行的事；我雖然現在不會再當教員的了，但我對於他們仍然是很關念的，這些便算作我臨別後貢獻給他們的一些禮物罷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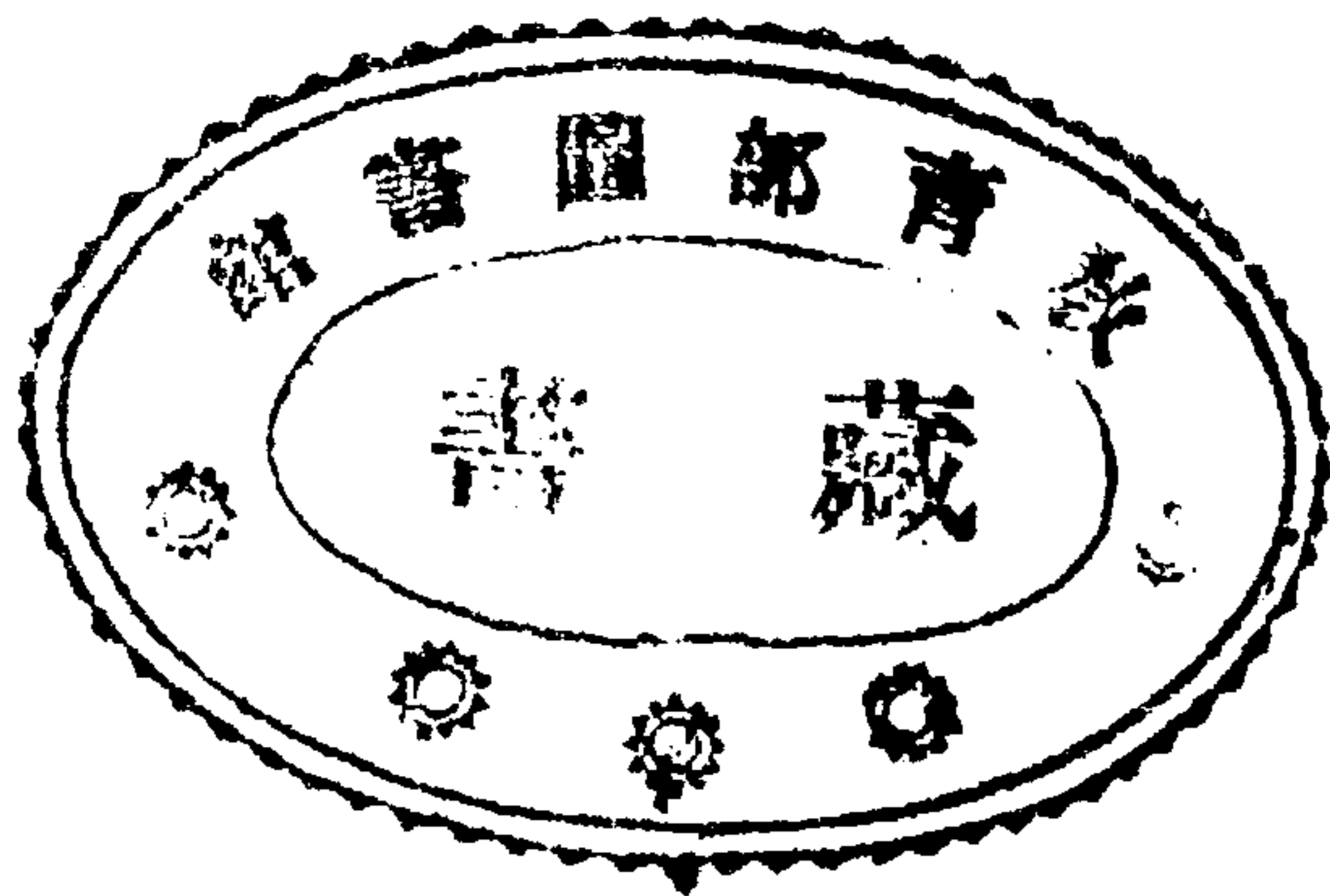
再，此書之得印單行本，趙景深先生助力很多，就在這裏誌謝。

楊蔭深，廿五年三月十日，上海。

00351

5245

275



柳先生的教育

一 新來的教師

今天是開學的第一天，冷靜了許多日子的教室，於今又重新熱鬧起來。每一教室，都擁擠了許多學生，有的在訴敘別後的情緒，有的在議論本學期的功課，因為在教室裏，已公佈了新的課程表了。

今天只舉行一個開學儀式，上課還須到明天，所以大家都不用預備什麼。

起初由幾個學生注意這課程表，後來知道課程表已經公佈，大家都注意到這張課程表上來了。有許多就連忙用鉛筆抄寫下來，以防遺

呈繳之圖書

(南) 00415

忘。

課程表之中，有不少新鮮功課，這在他們還不注意；只是在科目項下，注着教師的姓，也有已經換了新的，他們都很注意起來。

‘我們的國文是柳先生教了’！其中有一個學生，這樣好奇的喊了起來。

‘那黃先生難道不教了嗎’？隨着有一個學生起了疑問。原來他們上一學期，國文課是黃先生教的。

‘那柳先生還是新來的呢’！又有一個學生這樣說着。

大家好像因他發現一顆明星一樣，都注意這個‘國文柳’三個字上面去了。別的雖也有新的，但說起來都本來是這裏的教員，對於某教員怎樣的情形，已有相當認識，可以不十分留意。只有這位柳先生，還是新來的，於是大家都議論起來了。

‘柳先生，那不知是怎樣的一位先生呢？’大家都好像有這樣一個疑點，在腦海裏盤旋着。他們也不知怎的，對於一位新來的教師，總是這樣

好奇地想探問一個究竟。於是有的自作聰明地說：

‘那柳先生一定比黃先生好，所以校裏請柳先生來教了。’

但有的因黃先生教也不錯，而且已有一年的關係，所以說：

‘恐怕未見得罷，黃先生教我們並不錯呢。’

‘聽說柳先生學問很好，所以教我們高年級的。’這似乎也是對於新來的教師特別感到興趣的一個說。

‘大家不用說了，過了一會舉行開學儀式時，我們就可以知道柳先生是怎樣的一位先生了。’這是一個比較老練的學生說的。

大家聽了他的話，覺得有幾分道理，於是才把議論停歇起來。

九時到了，儀式在大禮堂開始舉行。大家一聞鐘聲，都潮湧似地走向大禮堂去。坐定以後，接着金校長同新舊教員也出席了。他們坐在講台兩旁，所以學生都看得十分仔細。

‘那一位是柳先生呢？’剛纔發過議論的周

榮生同着隔壁的吳國學說。

‘也許是戴眼鏡的罷，那不是新來的嗎！’吳國學伸長了脖子，仔細看了一看說。

‘也許是周先生旁邊的一個，那是年紀很輕的。’周榮生懷疑吳國學猜的不對，自己也猜上一個。

‘全體肅立！’突然司儀這樣喊了起來，於是打斷了他倆的談話。

接着照儀式舉行之後，便是校長致開會辭了。金校長說過以後，又介紹那三位新來的教員。他說：

‘第一位是陸書宗先生，那是××大學的文學士，曾經在各處中學裏担任過好幾年教員；學問既好，經驗又富，現在請他担任本校訓育主任，兼公民教員。你們以後應當聽他的教誨，’說了，金校長就叫全體學生與陸先生行相見禮，那便是戴眼鏡的一個。

‘你說戴眼鏡的，現在可知錯了。’周榮生連忙對吳國學說，好像誇譽自己眼光的高明。

金校長又介紹說：‘第二位爲劉光漢先生，

他是××體育專科學校畢業的，也曾在各中學擔任過好幾年體育主任，現在本校也請他擔任體育主任。將來對於體育方面，劉先生一定會盡心的指導你們，使你們的體育，較前更爲進步。’

金校長也照例叫學生向劉先生行禮，那是一位身材很魁偉的先生，大家看了，都不覺楞了一楞。

‘那第三位是柳絮白先生，’金校長接着說：‘柳先生從前也在大學念過書的，學問很好，對於文學很有研究，現在請他擔任國文教員，這是再適宜也沒有的。你們將來一定會因柳先生的教授，國文上得到很大的進步。’

金校長介紹完了，那立起來的便是坐在周先生旁邊的一位瘦怯而且很年輕的先生，正是剛纔周榮生所猜料的那個。

‘你說不是坐在周先生旁邊的一個嗎？’周榮生像獲了中獎的勝利，向隔壁幾個同學誇誦着。

儀式散了以後，大家議論紛紛，對於那三位新來的教員，都批評了一些。但歸納起來，總以

爲資格較好，年歲較大的教員，纔配得起當他們的教師，如果年輕資格而又缺乏的，那總感到不十分滿足。至於學識如何，教授如何，他們一時還想像不到。評定的結果，大家都以爲柳先生還不配當他們的教師，於是頗有幾個學生，以爲我們應當仍請黃先生教下去的。但因時間已近正午十二點鐘，大家也就分散去用午飯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許多學生仍舊會聚攏來，預備正式上課了。那三年級第一節國文，就是柳先生教的。諸人因爲昨天有了一些意見，所以對於今天柳先生上課，頗有一些輕蔑之意。當他上得講台，點過了名，大家都默不作聲，好像正在乘機找尋他的缺點。等到講義發了以後，靜的教室突然變爲鬧的教室了，有的故意說：‘這篇我們讀過的。’有的說：‘這樣淺的東西讀些什麼？’也有的說：‘你們還想黃先生再來教嗎？’

柳先生聽了，起初倒並不會意，後來聽到有的說起黃先生，就問他們道：

‘你們的國文，從前黃先生是怎樣教的呢？’

於是有的說：‘黃先生也是這樣教的。’也有

帶譏刺的說：‘這是全隨柳先生的，何必問我們學生呢？’

‘好了，我明白了。今天是第一次上課，我有許多話想對你們說的。’柳先生開始說道：‘我知道諸位同學有一種心理，這心理也不能說是不對，因為你想念舊教師，這是應當的。可是因想念舊時的教師，而對新來的教師抱着一種不好的感覺，那是不對的。這裏不是我自己來說教，因為我正在別處學校裏，也曾看到同學有這種錯誤的觀念。這種錯誤觀念的鑄成，大約一、由於舊教師對你們很好，使你們不能忘懷；二、由於新教師的資望過低，不能使你們信仰。但所謂資望過低，又應作如何解釋呢？你們以為非大學畢業的學生，纔不配做你們中學生的教師嗎？固然教育部自有這樣的規定，可是事實上大學畢業生，就真有學問來教你們了嗎？你們這種虛榮的觀念，完全是所謂崇拜偶像主義，我始終認為你們是錯的！’

柳先生的說話，由低微而漸趨激昂，語句十分有力，使學生聽了，大家都不敢發言。他們似

也覺得這種崇拜偶像主義是不對的，都引領聽柳先生再講說下去。

‘不過，這也難怪你們。’柳先生接着又說：‘目下做事，何處不要談到資格？就是連你們讀書，學校也極注重於資格呢。譬如高小沒有畢業就不能進初中，初中沒有畢業就不能進高中。固然沒有畢業，成績或許會差一些，但真的畢業了，成績也未見個個都是超特。自己用功的學生，他因無錢入學，而自修得很好的却也不少。真能刻苦自勵的，不一定要進學校；進學校的人，也不一定真要求學。你們能明瞭這一點，就可以知道所謂資格，只是一個虛銜而已。正如從前科舉時代之甄別人才，有所謂舉人、狀元，除了舉人、狀元之外，難道就沒有好的人才了嗎？李白就是一個不喜幹這種勾當的人，試問他的詩，因此就無價值了嗎？杜甫屢舉不第，但他的詩却比應舉得第的人好得多呢！這不過是我隨便舉例，從而可知資格與學問，並無聯帶的關係。你們如果不是崇拜偶像主義者，決不會單信這種漂渺的資格的。’

柳先生說到這裏，頗覺得自己說得太過分一些。但學生們倒因此感悟一種資格的無謂了，未始非是他說得過分一些而來。因為自來學生往往也只知道自己入學爲求文憑，爲求資格，而於真實學問，顧到的簡直很少。

柳先生既發了一番議論之後，於是說到自己的身上來了。他說：

‘我正如金校長所說只是一個大學念過書的未畢業生，當然沒有所謂資格。教你們國文，或者是不夠的。所以我頗恨父親沒有金錢，給我在大學裏畢業。我如畢業了以後，無論我的學問怎樣，人家就不會懷疑我了。同時我又明知我的年齡太輕，又會使人懷疑我的。似乎年齡的太輕，也是一個缺點，你們或許會這樣想罷！’

柳先生帶住了話聲，許多學生都痛悔似的，頗想到剛纔輕視先生沒有資格是不應該的。只要先生有學問，又何必要資格呢！我們來此畢竟是爲學問，當然所希求的只要有學問的教師。有幾個會說話的學生，就饒恕似的向柳先生說：

‘這都是我們學生見識不廣，還要請先生原

諒！’

‘這也用不到你們原諒，只要你們明白這一點緣故是了。’

柳先生很和氣的笑了起來，一室學生也覺得先生格外可以親愛，應和着笑了。全室中頓時蘊含了一種親熱的空氣。

‘現在且來講國文罷！’柳先生展開了講義說：‘這是第一篇給你們選的文章，你們應當自己先預備起來，明天上課的時候，再來講授。’

大家於是都在講義上用起工夫來，有的默默的誦着，有的輕輕的讀着。精神都是異常的飽滿與煥發，因此柳先生感到了平靜的安慰。直至鐘聲響了，大家才嘩然地響了起來，向柳先生鞠躬下課了。

課後大家當然又紛紛的議論起來，但結論却與上課前完全相反。大家都覺得柳先生是個可愛的先生，無論一舉一動，都在在表示他是一個熱心對待學生的先生，不像有的教師，常常擺起儼然的架子來的。

對於新來的教師，和對於沒有什麼資格的

教師，他們現在覺得和舊的有資格的教師沒有什麼分別了。那種蔑視的心理，和崇拜偶像主義都是不應該的，都不是對待教師正當的態度。

二 點石成金的指頭

第二天上國文課的時候，柳先生就把昨天所發的選文，先叫學生說出一個簡括的意旨來。這一篇選文，究竟講的是什麼。等到意旨明白了以後，再一節一節叫學生朗讀，每讀一節，解釋一節。每有不對的地方，再叫大家共同來討論，直至解釋對了為止。一時大家都有發揮的機會，教室內呈着活躍融樂的現象。

等到講解完了，柳先生於是提出來說：

‘這樣，把一篇文章講解明白了，正如一隻野獸，牠已給我們解剖完了。但是這解剖下來的東西，究竟還有沒有用處呢？譬如牠的皮，牠的肉。其實說來，我們還可以把皮製革，把肉供食，正有一種用途。讀了人家的文章，既然明白了之後，我以爲也如那獸皮獸肉，給我們來應用。

否則空空地讀了人家的文章，又有什麼意思呢？我們讀了人家的文章，不但瞭解牠的意思，同時還要將牠的骨髓吃在我們的肚裏，使我們也能像牠那樣，做出好的文章來。但我並不是叫你們去模仿，去勦襲，而是要你們利用牠們，不是牠們來利用你們。——你們懂得這意思嗎？’

‘懂得的。’大家都是這樣說。

‘所以讀了一篇文章之後，’柳先生仍舊說下去道：‘你們還應做一番工作，把你們研究這篇文章的心得，記錄下來。這一番工作，實在是很重要的。’

‘柳先生，不是做筆記嗎？’有一個學生起來問。

‘正對呀！你們以後每讀一篇，均應有一篇筆記。’柳先生回答。

‘筆記我們從前也做過的，可是我們都做得不對，後來黃先生說還是不要做了罷。現在如果要做，最好請柳先生再告訴我們一些做的方法。’那一個學生又起來說。

柳先生覺得這請求很切當，有許多學生，不

知道一些方法，你叫他做筆記，大都寫一些文章裏現成的句子，就算了事。這不但做了沒有益處，而且也無用。因此柳先生就說：

‘今天索性同你們談談做筆記的方法罷，這筆記就等下一課做起。實際談起筆記，倒是要說全部的學習問題。如何學習功課，也就是如何讀書，這一個問題，你們也許還不明瞭。今天就談談這個問題吧。’

柳先生整一整衣領，手中拿一枝粉筆，預備像要寫的樣子，繼續說道：

‘其實你們讀書，不但在教室內要讀，更要緊的還是在教室外面。教室內讀的時候，不過是教師給你們一些指導，大半的工作，都要在課外去做的。梁任公有幾句話說得很對。他說學生做課外學問是必要的。若只求講堂上功課及格，便算完事，那麼你進學校，只是求文憑，並不是求學問。你的人格，先已不可問了。他說的大意如此，可知真正求學，課外比課內還來得重要。對於課外工作，必須知道一種學習方法，否則硬去用功，往往事倍功半。有時往往這也做不成

功，那也做不成功，而先生又要催繳卷子，於是便不得不向人偷抄，或者隨便濫做，以求塞責。這個對於你們自己，都是無益而且有害的事，因為既費時間，又耗精力。今天我就想從這點說起。’

大家聽到柳先生要談到自己本身的問題，都很注意，靜待柳先生繼續開口。

‘未說方法以前，我先說一個故事給你們聽。’柳先生說了，在黑板上寫了‘呂純陽點石成金’七個字。

大家一聽到講故事了，都聚精會神的聽着了。雖說是初中三年級的學生，但大多仍是像小孩子似的愛聽故事。

‘柳先生，講得長一些罷！’便有一個較小的學生，起來怎樣說。

‘如果要說長，那末我不說了。’

‘柳先生說罷，不要理他的。’又有一個學生起來說，深恐這個故事，真被那個小的同學一說而停止了。

‘好，現在讓我來說罷！這是一個譬喻，當然

說不長的。你們都知道呂純陽是一位仙人，所以他能點石成金。後來他想找一個徒弟，傳他的仙道；但又不曉得那個可傳，所以他就下山物色。有一次，他在某處地方遇着一個人，他就用指對石頭一點，立時變成黃金，問那個人要不要。那個人是搖搖頭說，不要。呂純陽又點一塊大的石頭試他，還是說不要。呂純陽以為那個人不為金錢所動，可以傳他的道了，自己十分歡喜。但是還恐怕靠不住，再以更大的金塊試他，那個人還是不要。呂純陽便問他不要的原因，滿心承望他能答覆熱心向道的話。那知道那個人並不如此，說是我不要你點成了的金塊，我要你那能點石成金的指頭；因為有了這隻指頭，我也能自由點用了。你們想，那個人厲害不厲害，他以為人家點成的金塊，無論怎樣大，總有一日會用完的，如果自己能夠點石成金，那不是一生受用不盡了嗎？現在我們不去批評他的是非，但說呂純陽的這隻指頭，實在是我們學習的榜樣。我們學習無論什麼功課，也要像那隻指頭一樣能點石成金，那末你的學習，便是有價值的了。然而

這隻指頭怎樣去得到呢？這得到指頭的方法，也便是我們學習的方法。

那時柳先生在黑板上寫了‘得到指頭的方法，’接着說：‘你們原有指頭的，現在我就算呂純陽，告訴你們點石成金的方法罷。’

大家聽了，哈哈的笑了。同時無情的下課鐘，也‘叮叮’的響了起來。

柳先生說：‘現在已經下課了，你們下節還有別的功課，那方法留待下次來談罷！’

散了課以後，大家都好像很惋惜似的，讓那個‘呂純陽’溜走了。

國文課每週六小時，除了一天排了兩節作文課外，只有星期六沒有，其餘每天都有一節。今天是星期三，明天仍舊有國文課的。

柳先生因為學生頗愛聽這個演講，所以當晚也就摘了一個大綱，預備明天隨說隨在黑板上寫給他們。

課鐘又在響了，以‘呂純陽’自居的柳先生也就在學生的等待中進了教室。

點了名以後，柳先生說：‘你們都各自預備

紙筆，將今天所講的意思，摘錄下來。這工作也很重要，無異給你們講授一篇選文。’

大家都順從柳先生的話，預備起紙筆來。其中也有幾個，本想記柳先生的話，所以紙筆早已端端正正的放在課桌上了。

柳先生先在黑板上寫了‘第一，學習的基本條件’，接着說道：

‘關於學習的基本條件，可從三方面來說：

一、置備學習時使用的工具，如字典、參考書、紙張、筆墨等。要做一件事情，沒工具是不可能的。“巧婦難炊無米之飯”，任你如何聰明，工具不能不備。你們對於這點，應照教師所指定的，購備妥當，然後可言學習。現在在學校裏求學，已不比從前死讀書時代，以為只要把書本念熟，就算完事了。二、要在適於學習的環境之中學習。譬如像聲音嘈雜，光綫強烈的地方，均不適宜於學習。必須選擇四週較靜，光綫較柔的地方，然後運用你的思想，專心一致，學習你的功課。這種大多在自修室裏，只要同室的人不相噪鬧，便沒有問題。三、要有這種功課非學不可之感。有了

這種感覺，那末學習纔覺有味；學習起來，纔覺得沒有困難。否則心猿意馬，遲疑不決，必定一敗塗地，毫無成功。有了這三個基本條件，然後纔可談學習的方法。

柳先生寫了‘第二學習的方法’，繼續說道：
‘關於學習的方法，實際上只有讀與寫。不過讀有精讀、略讀之分，寫也有習作和筆記兩種。現在先來說讀。所謂精讀，大多用在國文、英文等處，不但要記明一篇的大意，並且要明瞭一字一句的音義，不可稍有忽略。有時還要能夠背誦默寫，使自己將來可以自由運用。‘熟讀唐詩三百首，不會吟詩也會吟。’這句話的確說得很有意思。通常文章作法中有所謂語調，便須靠精讀才能學得來的東西。文章之不通，大多由於語調不大自由的緣故。至於略讀，這簡直各種功課都要如此。但所謂略讀，也並非是讀了等於白讀，牠也必須能夠明瞭文中的大意，不過不必逐字逐句去仔細推敲。這種工作是很重要的，因為我們有時為時間所限，又要博搜資料，就非略讀不可。這是關於讀一方面的話。但讀終究不如寫，

現在我們可以說寫了。

‘說起寫，梁任公對於人家求學習的方法，他是最贊成寫的。他在治國學雜話中有這樣幾句話，實在值得我們的注意。現在我把牠鈔了下來。’說畢，柳先生在黑板上寫了下面這幾句話：

前輩每教人不可輕言著述。因為未成熟的見解公布出來，會自誤誤人，這原是不錯的。但青年學生，‘斐然有述作之志’，也是實際上鞭策學問的一種妙用。譬如同是讀文獻通考的錢幣考和各史食貨志中錢幣項上各文，汎汎讀去，沒有什麼所得。倘若你一面讀，一面便打主意做一篇中國貨幣沿革考，這篇考做的好不好是另一問題，你所讀的自然加幾倍受用了。……

‘對的，梁先生說的話是很對的，’柳先生於寫完後又繼續說道：‘他這話雖然對大學生說的，但我以為對你們初中學生也適用。因為讀一種功課，如果汎汎讀去，印象自淺，也容易忘記。如果你能將這篇文章或這課課文摘記起來，你的印象便深，你便能夠加倍的受用了。譬如你們

讀外國地理是很艱難的，但如能把牠做一篇簡單的表解，你就一目瞭然了；而且經你這樣表解過了以後，你在這裏面已用過許多工夫，你對課文的意義也永遠不會忘記的了。這也就是所謂筆記。不過筆記不限定一種做法。有的是把書中的片言隻語，自己覺得重要的，便鈔錄起來，以備將來查考或運用，這是一種做法。有的寫自己讀後的感想，或者研究的所得，這也是一種做法。你們除國文以外，別種功課，都可用前一種方法來做，把重要的摘錄起來，或者用圖解法圖解起來，這樣既便記憶，又可供將來參考。國文則除摘記文中的難字好句以外，還應將自己讀後的感想和研究的所得，同時記錄起來。這研究所得，範圍很大，譬如文章的作風，還是婉弱，還是雄健。章法是怎樣的，一篇一篇可以拿來研究。譬如小說，有的用直敘法，有的用追溯法，各有不同。又如好句的好在那裏，以及用詞如何的妥當，均有研究的必要。這樣你們的筆記原不必有什麼的規定，只在自己隨心應變好了。上面所說，便是學習的方法。如果能照這樣做去，我信

比你們死讀書硬記憶的好得多了。從前讀書似乎只注重於眼睛，現在應當連手也在一起。手與眼不可一時分離，單靠眼睛用功這不是真正的用功。必須眼做了多少工作，手也要做了多少工作。今天的話說得很簡單，你們如果完全記錄起來，也是一篇很好的筆記。

‘柳先生，還是請你將這篇演講，印講義給我們罷！’等柳先生說完了以後，有一個學生起來這樣說。

‘這又是你們只喜眼來用功了。’

全堂不覺啞然失笑起來。

三 作文課談話

星期五下午末兩節：是柳先生的作文課。柳先生一跑進教室，就看到許多學生，桌上都預備好了紙和筆。但說紙和筆，大家都並不一律，有的是很整潔的稿紙，有的却是從隨抄簿裏扯下來的，有的是毛筆，有的是鉛筆。柳先生一看這種情形，就說：

‘你們從前作文，是不是先起草而後騰清？還是不起草就作在稿上？’

‘就作在稿上的。’大家都是這樣說。

‘那末，爲甚麼有的不預備正式的稿紙呢？’柳先生注視那幾個只預備碎紙的學生問。

‘因爲今天太忙，忘記買了。’一個這樣說。

‘我去買已經沒有了。’另一個這樣說。

‘因爲我作不來不起草稿的文章。’還有一個却是這樣說。

柳先生對於最後一個的回答，頗想說幾句話，就說：‘你們且慢一些作文，我有幾句話想對你們說。’

大家聽了，都斂神聽柳先生的話。柳先生緩緩地說：‘作文本來是發表意思，傳達情感。原是有意思想發表有情感想傳達，然後乃想作文。所以對於作文是否要預起草稿，這全隨個人自由，無用解釋。不過你們現在作文，還在練習時代，欲求文章做到通達，自非有草稿不可。因爲既是草稿，可以隨便修改，比較可以多用一些工夫。文章決不是一做就做得通達的，必須經過三

番四次的修練，方才能夠成功一篇完美的文章。所以就我個人的意思，希望你們能先起草稿，經過再三修改，然後再來騰清。’

柳先生說到這裏，停了一停，但因從前黃先生叫他們不起草稿，恐怕學生發生誤會，於是又繼續說：‘不過，不起草稿，也並非是件壞事。有許多人作文，往往因起慣草稿，後來就連寫一張極簡單的字條，也非起草稿不可，那於時間上太不經濟，當然很不好的。從前黃先生的意思，也許就怕你們養成這種壞的習慣，索性不叫你們練習起草稿了。’

全室學生聽了，都覺得柳先生的話很對。有整潔稿紙的學生，也都藏了起來，另拿隨抄簿的紙張。但有的仍舊自作聰明，不想再起草稿，似乎怕多一種麻煩，說：

‘柳先生，我不起草稿可以嗎？’

‘如果你覺得可不用起草稿時，那就不起試試看罷！’

接着柳先生又問全室的學生道：‘作文的題目，你們以前自己出的呢？還是黃先生出的？’

‘有時自己出的，有時黃先生出的。’全室學生都這樣的響了起來。

‘你們覺到自己出題目有困難嗎？’柳先生問，回頭又說：‘有話一個一個來說。’

於是胡善強先舉手，起來說：‘還是請柳先生出罷，因為自己往往想不出什麼好的題目。’

其次周榮生也起來說：‘我以為自己出很好，因為自己出了可以寫自己所要寫的事情。’

還有一個叫吳國英的也發表意見說：‘從前黃先生是這樣的，他先出了幾個題目，如果我們都寫不起來，再由自己來想題目。’

‘好了。’柳先生聽到這裏，叫他們不用再發表意見，因為已有三種不同的意見了。他說：‘我剛纔已經說過，文章原是發表自己的意思，傳達自己的情感。自己有意思好發表，有情感傳達好傳達。如果在沒有這種意思，沒有這種情感的時候，勉強也要寫這種文章，這的確是很苦的事也是於理所不應當做的事。不過話又要說回來了，你們作文與普通人作文不同，你們是練習作文，正如練習算術一樣，原不是爲了需要而去做

的。所以沒有這種意思，也當設想這種意思；沒有這種情感，也當設想這種情感。因為某種意思，某種情感，有時也並非絕對找不出來。但這裏不要誤會，我不是要你們寫那些與你們全無相關的文字。所謂沒有這種也當有這種的話，乃是說，現在你們或者沒有，過去或許有的。那末過去的事，也可從回憶中想像得之，因為單是如普通作法裏所說，文章是發表思想的，沒有思想發表時，就不用勉強作文，那末，你們有許多簡直天天沒有什麼思想要發表，你們就天天不用作文了。說這樣話的人是錯的，而上面的話，也實非對你們而說的。總之，你們作文，完全是練習性質，題目自出也好，先生代出也好。不過，有許多因為自出題目而去抄襲人家的文字，希望你們不要作這種自欺欺人的工作。’

說了，柳先生就拿粉筆在黑板上寫了一個題目，叫做假期生活的一頁。

大家看了只有一個題目，有的慣喜揀題目的學生，就嚷着說：‘柳先生，再出幾個罷！’

‘什麼？還要出幾個嗎？’柳先生頗覺得學生

有這種揀題的習慣，也很不好，就說：‘我向來不喜多出題目。如果寫不來的，剛纔我已說過，就由你們自己出罷。’

‘從前黃先生至少出三四個的。’又有一個較小的學生立起來說。

‘三四個有什麼用呢？你們不是做一個嗎？如果寫不來，我也已叫你們自己想了。’柳先生說到這裏，鄭重地又說：‘我以爲揀選題目的習慣的養成，這在你們自己是件很苦的事情。往往做做這個也不好，做做那個也不好，還不如只有一個，拿來就想，想了就寫，這樣比較的經濟時間，而且也可使你們沒有喜此嫌彼的心理。實在題目原無難做與易做，全在你們能夠想與不想罷。’

‘那末怎樣想呢？’有一個學生起來問。

‘是的，怎樣想呢？你們或許會不明白這個意思。’柳先生回答他們道：‘所謂想，並不是叫你們無中想有，硬去想出來的一回事。這裏叫你們的想，大多是你們過去生活的回憶，從而至於將來的探求。譬如剛纔所出的假期生活的一頁，

完全寫你們過去生活的回憶，要是出了我的志願這個題目，那便是探求你們將來的希望了。前者想是很容易的，後者想比較難一些了；但總與你們自身都有關係，所以想也不難。上面說過，文章是發表思想，傳達情感的，這樣也便是發表你們自己的思想，傳達你們自己的情感。不過這還是想的意義，至於怎樣來想，那便是材料的取捨問題。譬如你們在假期中，經過的情形當然很多，如果把牠一一都記起來，不但記不勝記，有的記了也是無謂。你們必定要選擇其中有意義的，才記下來。這材料的取捨；簡言之，便是取材。我們應當怎樣來想題材，而把牠寫成一篇文章；這在你們是應當知道的。

柳先生說到這裏，想起三年級學生‘文章作法’應當讀過的，便問他們：

‘你們從前總也讀過文章作法了。這許多話，在文章作法一類書裏都有的。’

於是有的說：‘讀是讀過了，但大多數仍是莫名其妙，不能自由運用。’

有的說：‘我們是插班進來的，還沒有讀過

這種書。’

柳先生說：‘那末，你不讀這一本書，對於文章應如何作法，先生總也約略教過你們的。’

‘這也全忘記了。’

‘那末，今天索性請柳先生再教我們一些作法罷！使得我們格外能夠明瞭一些。’有一個學生起來作這樣的要求。

‘本來應當教你們的，’柳先生回答他們道。

‘只是你們已經三年級了，照理這個課程早已修完，現在作起文來，大體應當沒有錯誤。如果真有同學還是不十分明白，當然能夠再教你們一些更好。不過作法並不是簡單的東西，非一言兩語所能說得明瞭的。今天且再和你們談談取材與結構兩個大題目吧。’

柳先生就在黑板上寫了‘取材’兩字，下面再寫‘簡潔’‘統一’‘變化’三項。

柳先生說：‘所謂取材，剛纔已經說過，便是屬於文章內容方面的。文章的內容第一要簡潔，就是要說得簡明潔鍊，不要重複，不要累贅，應說則說，不應說則不說。譬如人家問你飯用過

嗎？你便回答用過了，或者還未用過。你不必說和弟弟一同用過的，今天用了三大碗。因為這樣的回答，已經越出題目範圍之外，就覺累贅得很。

大家聽到這裏，不由得哈哈的笑了起來。

‘第二，便要統一。所謂統一，便是前後要一貫。不要前面說這樣，後面却說那樣，所謂自打自己嘴巴，這是不可以的。還有上下語氣，也應一致，不得差異。譬如你說今天天氣很熱，忽然說天氣很涼，非有特別原因，這是不可以的。又如你本是個和氣的少年，但說起話來却很粗暴，這也是不能統一的地方。總之統一乃求其上一致，使文章如粉團一樣，不會向外散去。現在要說到第三點了。

‘第三，文章要變化。什麼叫做變化呢？譬如你看一齣戲，如果單有動作而沒有說白，或單有說白而沒有動作，這就覺得枯燥無味。這就是沒有變化的原故。文章也是如此，有時不應平敘，必須穿插一段或者顛倒一下。這個穿插顛倒，便是變化。但變化不能過於厲害，否則文章就無

從令人捉摸。正如湖水過嫌平靜，能略起波紋最妙；如掀起大浪，則反而煞風景了。

‘以上三點，乃是普通取材的原則。其實原則還不過原則而已，處處還要自己能夠活用，不要拘泥才行。現在要說到結構方面。’

柳先生在黑板上又寫了‘結構’，再寫‘分段’‘造句’‘選詞’三項。

‘所謂結構’，柳先生仍舊繼續的說：‘便如匠人造屋，必有棟梁。將棟梁結構起來，便成房屋。文章也是如此。既有材料，乃將材料先分段落。段落既定，然後再構造句子。一句之中，對於選詞，自然也很重要。這點都屬於文章形式方面，都有形可見的。分段原沒有限制，但統括起來，總是事情的開場，事情的經過，事情的收束這樣三段。自然這其中仍舊可以分無數的小段。中國舊時有“起、承、轉、合”，也是一種分段方法，不過這是屬於議論文方面。’

‘第二造句，這要講到文法方面的事了，現在當然不能詳細來說。而且你們常讀英文文法，也儘有可以參考。但以我國人意思，句子寧求簡

潔，不必華麗。固然有時也有非華麗不可，如形容花或女人；但如簡潔一些，實也無妨。這在將來看到你們文章時候，再來隨時討論。

‘至於選詞，這實在是重要工作。何種詞用在何種地方最爲確切，這也不是一言兩語所能了的。這一方面當然要多觀察實物，一方面也要多讀人家作品。如說秋天是“天高氣爽”，這確是如此。但如用在夏天，那就不對，因爲夏日天氣炎熱，就無天高氣爽之感。但也不宜濫用人家現成東西，能自創造更妙。今天所說大略如此。總之首要注重內容，有內容然後可言文章。次才注重詞句的構造，然後紅花綠葉，相得益彰。如果只注重於詞句的修飾，而內容却空洞毫無，或者雜亂無章，那根本也不能成立爲文章的。正如人身之有靈魂，沒有靈魂而只有體魄，這還能成爲人嗎？詞句可以用些工夫去修鍊，而內容却非預先取捨得妥當不可。但這話也並非叫你們不注意詞句的構造，當然要求一篇完美的文章，詞句的通順也很重要的。今天就說到這裏，將來再隨時來補充罷！’

四 兩篇文章

當天晚上，柳先生想把這繳來的三十餘篇‘作文’，先修改幾篇。對於修改學生文章，柳先生向來不主張逐字逐句去改，因為這樣使學生只注重於小節，而忽略了大體。他以為文章第一先要有內容；無內容的文章，雖詞句做得如何美麗通順，也是沒有價值的。這在上課的時候，也已對他們說過了。可是學生總還不能注意於此，只是在一字一句上求其如何華麗，而有的也反因此而弄巧成拙。

那第一篇題目仍為假期生活的一頁，所寫的是一天的情形。原文如此：

在暑假中有一天，早上我從被褥中伸出頭來，看見鐘上已是七時，我就起來。忽然看見弟弟走進來叫了一聲，就一同走到外面去了，已見父母坐在那裏，我就走上去叫了一聲。過了一會，就抄了幾十個題目。後來就吃飯。正在吃時，表哥走進來叫了一

聲，就一同吃飯，完畢。表哥叫我一同到某戲院去看影戲，我很快樂的說：‘去的，去的。’就出了門口，坐了車子，汽車一響，轉動如飛，不覺已經到了目的地，就下了車子，裏面已經有許多人在裏面，我們就買了票進去了。片中的情節很是害怕，約二時，就散了，我們依舊坐了車子回家。吃了夜飯，表哥回家去了，這是那一天的生活。

柳先生看了，覺得全篇只是一些流水式的記帳，當然談不上內容，真是改也無從改起。於是就拋棄了那篇，再看第二篇。那題目是夢魂，也同樣覺得內容太雜沓了。原文如此：

天氣這樣的熱了，我穿了單薄的長衫，在街上跑着。走過香氣噴噴的酒館，裏面堂倌的呼聲，使我感覺到饑餓。兩個摩登男女，成浪的黑髮，蓋在她的臉上。嫵娜的身段，配上了俊俏的少年，的是佳人才子。走在石階上的我，被他倆咯咯的皮鞋聲，嚇了回來。我在紅紅綠綠的燈光下，穿過了天津路，到了英人的精華蒼萃地——南京路，

咯咯的笑聲，拍拍的牌聲，吱吱噶噶的胡琴聲，一切嘈雜的聲音，充滿了××大旅社。

在電車站上待着，自東邊疾馳而來，××影戲院走出了一羣男男女女的影迷，向電車站上奔來。一個賣報的小孩，被推倒在站旁，一個個的從頭上踏着走過了。最後一個摩登女子，也踏過了那嗚嗚抽泣的小孩，紅紅的尖小的鞋子，那是女子的小鞋，是紅的小小的。

我隨着跳上了電車，昏昏沉沉的我，在電車疾馳的時候，一輛人力車向我隨後退去，襤褸的衣衫，被在赤黑的身上，向後退去，向後退去。

柳先生看到這裏，心想且慢修改，明天上國文課時，還得和他們再來談談。不但內容，就是詞句方面，現在也大需討論。覺得這樣叫學生不顧小節，現在也不行了。

第二天上國文課時，柳先生帶了那兩篇文章，一跑到教室裏面，就對學生這樣說：

‘今天我又要同你們談話了，功課且等明天

補上。實則今天所說，也與你們國文有關，而且也很重要。’

大家以爲先生不知要談什麼要事了，都面面相覷，莫名其妙。

柳先生開始說道：‘昨天我不是對你們說過，文章是要有內容的麼？沒有內容，文章就根本不能成立。但所謂內容，並不是東說一句，西說一句，隨便撫拾一些就行。也不是這裏想寫長一些，那裏想寫短一些，隨自己所欲而寫。真正有組織的內容，牠必須具有一個中心思想。便是一篇文章，必須包括在一個主旨之中。普通文章有所謂切題與不切題，那便是文章有中心思想與沒有中心思想的緣故。沒有中心思想的文章，牠必定散漫不統一，累贅不簡潔。像這種文章，使人看了，提不着頭緒，生厭惡之意。所以文章第一要有一個中心思想。譬如你寫假期中一天的生活，你必須將這天生活的中心思想找了出來，或者在家裏看小說，或者到外面看電影，都無不可。不過既以看小說爲中心思想，就不應再以看電影爲中心思想了。雖是一天之間，

你對於這兩件工作都做，但寫起文章來，最好注重於一點。否則也應分做上午和下午；這樣，文章無異已分做兩篇了。明白了這一點，文章才不會做雜貨攤，才是一篇真正有內容的文章。現在你們對於這點都很忽略。我在昨晚看了你們兩篇文章，都覺得內容方面，還欠講究一些；而詞句方面，也大有商量的地方。’

柳先生說到這裏，就將那兩篇文章，在書夾裏拿了出來，放在案上。大家聽到有兩篇文章，不知是誰作的，頗想知道一個究竟，都擡起頭來，向案上探望。也有的怕是自己的文章，被先生在大衆面前宣佈出來，着實慚愧，於是很感着不安。

柳先生早明白他們的意思，便說：‘大家都不用探望，或者自己感覺不安。我拿這兩篇文章，暫時只用作舉例，對那兩篇的作者，我覺得他們前途仍很有希望的。’

這樣一說，大家才安靜起來。

‘現在，我先把這兩篇文章，讀給你們聽一聽。’柳先生把這兩篇文章，很緩的讀了出來。接

着說下去道：‘這兩篇文章，都是零碎的把一天的生活記些下來，都沒有一個中心的思想，像這種只是一條一條的雜記，前後可全無關聯。本來所謂中心，也並不限於事項的統一，事項雖不前後聯絡，只要情調心情上能統一時，仍不失為有中心的文章。譬如第二篇文章，牠能寫出一種貧富不平的情調來，所記雖雜，也仍能找出中心的思想。也許作者本有這個願望的，可是他的表現力量太薄弱了，總覺得在情調上不能前後聯絡起來。現在就以第一篇用事項統一的寫法，第二篇用情調統一的寫法，約略對你們談談。’

柳先生在黑板上寫了這兩句話，然後讀第一篇文章道：“在暑假中有一天，……我就起來。”這樣把起來的情形，寫了這許多，未免囉嗦一些，因為你的起來，與題目似沒有大關係。單是七時起床，事極平常，無用大驚小怪。若真非說不可，也只要“七時起床”四字就夠，無用從被褥中伸出頭來，再去看那時辰鐘，這樣多費轉折。正如人家問你什麼時候起來，你如果也是這樣回答，豈非成了笑話嗎？所以這種句子，全可省去。

下面“忽看見弟弟走進來，……後來就吃飯。”這樣連用了兩個“叫了一聲”，但除“叫了一聲”以外，別的就沒有了，這剛剛和上面一節相反。上面起床說得太嚕囂，這裏見弟弟見父母倒可說些話，却一句也不說了。這種取捨，全不妥當。如果說這與題目也無關的，那末弟弟父母，日日能見，也何必特地記了起來；而且單是叫了一聲，更是無謂。至於抄了幾十個題目，不知是何題目，也未說明，也太籠統。“後來就吃飯，”這話也大可省去。因為你就不說，人家也不會疑惑你那天沒有用飯。……’

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。柳先生等他們忍住了笑，繼續又批評道：‘再看下面：“正在吃時，表哥走進來……我們依舊坐了車子回家。”這節描寫去看電影的情形，仍嫌不夠。而有的所說，也是空話。譬如“出了門口”，可以省去。至於“汽車一響”……尤其不必。這種誇譽自己闊綽似的，使人看了，往往不能得到好感。但如在戲院裏面，實在可以多寫一些；又對於片子的情節，究竟如何害怕，也可以多說幾句。作者却都忽略過

去了，這又是取捨不妥的毛病。末了“吃了夜飯，表哥回家去了，這是那一天的生活。”都沒有關係。因為你的表哥，回家不回家，與你那天生活，全無關係。你們說話，好像平常的却很注意，譬如起床吃飯，總是隨處要說，不說，就好像自己不起床不吃飯似的。至於應當說的，却不說了，大約是比較難一些了，所以便偷偷的溜了過去。

柳先生說吧，大家又笑了起來，覺得自己作文，有時的確因描寫不易，就省略去了。接着柳先生又批評說：‘總之，這篇文章，前後所記的事情太多，找不出一個中心思想。如果能將別的事情都忽略去，單記正在吃午飯表哥來了起，至看電影回家止，這倒是一個很好的內容。牠的中心思想，就是看電影。所以以後作文，就先要想定，我是說什麼的，把這什麼寫了，就可完了，不要再去想什麼以外。什麼以外的事一寫，文章又無中心思想了。現在這一篇批評完了，再批評第二篇。

“第二篇比第一篇寫得好多了，只是牠也犯

了沒有中心思想的毛病。請聽：“天氣這樣的熱了，……使我感覺到饑餓。”這“感覺到饑餓”，說得太突然了。因為人家還不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，何以會感覺到饑餓呢？下面“兩個摩登男女，……把我嚇了回來。”這“嚇了回來”，也同樣的犯了上面的毛病，而且你何至於嚇呢？都使人莫名其妙。“我在紅紅綠綠的燈下，……充滿了××大旅社。”這節也表示不出什麼意思，而與上兩節無關。“在電車站上待着，……那是女子的小鞋，是紅的小小的。”這裏事實有些可疑，買報的小孩，被推倒站旁，事或有之；但如說一個個從小孩頭上踏着走過去，而又有一個摩登女子，也用她“紅小”的脚踏了上去，事恐未有。雖然作者要描寫一般高貴士女的高貴，然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，活活踏那小孩，於理恐不會有罷？“我隨着跳上了電車，……向後退去，向後退去。”這節作者同情於人力車夫，因為他坐了電車，人力車夫只會向後退去，也與上面事項，不相連屬。推測作者之意，是想要描寫貧富不平，所以縷舉了這許多事項，這是對的，只是在文字上却不能充

分表現出來，這原因也全在於材料的取捨問題。單說堂倌的呼聲，使我感覺到饑餓，這意思不能使人明瞭，必須寫那有錢人可以上館用飯，沒錢人只好在路上受餓，這樣才能充分表現出貧富不平的意味。又如摩登男女的闊氣，不能只寫些咯咯的皮鞋聲，就把你嚇倒。至於描寫成浪的黑髮，嫵娜的身段，更屬無謂極了。而描寫賣報小孩之被踏，過甚其詞，反是畫虎不成，變成狗了。所以要情調上求其統一，文章更不易寫。而所寫的，處處要顧到情調的統一，否則便變成一個雜貨攤，是一篇毫無內容可言的文章了。

柳先生把內容批評完了，然後再說到詞句方面，他說；‘現在對於詞句方面，也有一些意見對你們說說。第一，用詞用語都要求其真實，不要杜撰，也不要勦襲，更要顧到時間、空間。譬如第一篇說“我從被褥中伸出頭來”，這“被褥”二字，用得不妥，因為時在夏天，當然不用被褥。這便是弄錯了時間，所以鬧成笑話。至於第二篇用“香氣噴噴”形容酒館，也未切實。似乎香氣噴噴，只是一種香粉的感覺。說被推倒又被人踐踏

的小孩，只是“嗚嗚抽泣”，也十分不妥。因為抽泣只是一種無聲的哭，一種傷心過度的表示。小孩至此，受痛已極，那裏還會只作嗚嗚抽泣。又如“紅紅的尖尖的鞋子”，這“紅紅尖尖”，也有些牽強；而且女人平時所穿的鞋子，也很少有紅色的。諸如此類，自己均應隨時留意，於下字之間，再三審慎才是。第二，句子要做得自然而有變化，不要缺略意義，也不要重複意義。譬如第一篇連用三個“叫了一聲”，這便是不自然，也太少變化了。又如“裏面已經有許多人在裏面”，連用兩個“裏面”，意義便重複了，應當去了一個。又如第二篇“紅紅的尖尖的鞋子，那是女子的小鞋，是紅的小小的”，這也太重複了。但有時重複的句子也有的，那是加重語氣，別有用意。這裏似可不必，用了反嫌累贅。又如“兩個摩登男女”，緊接“成浪的黑髮，蓋在她的臉上”，這却犯了意義缺略的毛病了。因為上面說明兩個，下面却只有她一個，意義便缺略了。這裏必須分做兩句，“兩個摩登男女，在路上走着。成浪的黑髮，蓋在女人的臉上。”這裏仍以用女人為是，不必用代

名詞的她。又“嫵娜的身段，配上了俊俏的少年，的是佳人才子。”以“身段’配‘少年”，意義完全不對，因為前者只是一部分，後者却是包括全體。必須說：“美麗的女郎，配上了俊俏的少年，的是佳人才子。”諸如此類，也均應該自己注意。今天所說，只是一些大概。如果你們要知詳細的作法，最好去買一本文章作法之類的書看看，那多少能幫助你們一些成功。這裏不過給你們一個提醒而已。’

五 一張書目單

自從開學到現在，一星期很快的過去了。柳先生覺得學生課外讀物，也應急急規定。但不知他們從前讀些什麼書，所以頗想先來檢查一下。

這已是第二週上國文課了，柳先生就問學生以前讀過些什麼書，並且問是自己選定的，還是教師指定的。

於是：說自己選定的也有，教師指定的也有。至於書，因為各人各有興味，名目並不相同。

有的歡喜看舊的章回小說，有的歡喜看新文藝作品，也有的歡喜專談那古文與古詩。

柳先生說：‘索性你們把以前讀過的書籍雜誌，除教科書外，一一開一張書目單給我罷！’

大家都覺得這倒是一件有趣的工作，於是都迅速地開了起來。有的只有五六種，也有的多至二十餘種。

柳先生把這三十多張的書目單瀏覽一過，發現了兩個問題：一是古文古詩，是否要叫初中學生，整部的讀一些；二是舊的無聊的章回小說，是否要禁止初中學生不要去讀。

第一點，他在這三十多張的書目單中只有三個學生，舉有四書、古文觀止和唐詩三百首之類的書。他也知道這三個學生，並不是自己願意去讀這種古書。多半是家庭環境的關係，或者由他們的父親強迫叫他們讀的。柳先生因此問他們道：

‘你們對於讀古書有什麼感想？就是說，叫你們讀一些古書怎樣？’

‘柳先生，現在是白話文的時代，讀了古

書，不是違反了時代的精神嗎？」一個學生立了起來這樣說，這顯然他是反對讀古書的，當然沒有讀過古書。

‘那倒不盡然，讀古書也有古書的好處，否則國文課本之中，爲什麼也常有古書中的文章呢？’這就是三個讀過古書學生中一個起來反對的說。他對於讀古書的好處，倒有些瞭解了。

柳先生阻止他們再發表意見說：‘好了，現在有了兩派意見，第三個已可以不必說了。’

這時，大家都注意柳先生的批判。因爲有許多學生，他們平時對於古書是很厭棄的，一半當然由於程度夠不上，一半却自命是時代的青年，不應再迷戀這種舊時代的東西。惟其如此，柳先生對於這點頗想解釋一番，便說：

‘我以爲古書應當讀的。初中三年畢業以後，如果只讀些國文課中所選的幾篇古文，究竟太感缺乏，當然自己非在課外再補充讀一些不可。但我叫你們讀古書，却並非叫你們復舊。復舊是說讀古書，又作古文，那是我所絕對不贊成的。我以爲古書應讀，古文却不應作。文章猶如

說話，我們是現代人，應當說現代人的話，不應再說古人的話了。至於古書，那是一種原料，我們讀了，便可給我們應用。而且我們是中國人，我們對於中國古代的重要作品一些不懂，那不是愧做一個中國人了嗎？所以我以為古書應得讀的，不過讀也有讀的範圍。古書浩如煙海，而你們又是初中學生，當然要擇其適合的給你們來讀。如從前上學的時候，必全讀四書、五經，那也大可不必。四書之中論語、孟子，後人引用的很多，為具常識計，倒應當瀏覽一遍。好在這種書都有注本，只要用心去讀，隨時請教先生，也並不難。現在這且慢說，總之，你們對於古書，不應不讀；但若專想讀古書，那也不好。

柳先生說完，目光注視各個學生，看看有沒有要起來質疑或發表意見。其中有一個起來說：

‘那末，我們應當讀那幾種古書呢？’

‘這個，我想將來擬一個書目給你們罷。’

‘那是很好了。’

大家重又靜默起來。柳先生看沒有再要說話的，就再提出第二個問題來說。

那第二個問題是三十多個學生之中，差不多個個都喜讀那種舊的無聊的章回小說。這所謂無聊，當然指有文學價值的以外，如什麼江湖奇俠傳、七劍十三俠、荒江女俠、啼笑因緣、漢宮春色等，却佔了一大半。柳先生覺得學生讀這小說，不但無益，反而有害，所以亟待糾正，因又問道：

‘你們覺得看章回小說比看新文藝小說來得有興味嗎？’

‘那當然的。章回小說情節多麼曲折，描寫多麼動人，處處能引人入勝，不像新小說的乾燥無味。’這是一個眼睛近視得很深的矮小學生說的，顯然他是迷戀於這種舊的無聊的章回小說已久，所以把眼睛損傷得這樣厲害了。

‘新小說當然也並不壞，不過像我看起來總不若章回小說來得有味。而且新小說有許多地方，都說得莫名其妙，不若章回小說來得明白如話。’這一個學生是已經看過了新文藝小說，只是摸不着頭腦，所以又看那種無聊的小說了。

‘你們的意思我也明白了。’柳先生批判的

說：‘舊時的章回小說，當然也有好的，例如三國演義、水滸傳、西游記、紅樓夢等書，都已公認爲極有文學價值的章回小說了。不過近來所出版的，如什麼俠、什麼劍、什麼因緣、什麼春色之類，那我可以對你們說，這是一些也沒有文學價值的。而且非但沒有價值，還於你們的身心有害。因爲這種小說，大多由作者迎合讀者的低級趣味的。因爲讀者好劍俠，他們便寫劍俠小說；讀者好色情狂，他們便寫什麼緣和春色，情節固然曲折得很，但這種曲折，又有什麼意味呢？至於描寫，惟其過於稚拙，所以你們覺得明白如話。實則新的文藝小說，描寫何嘗不明白如話，只是你們不常去讀，又沒有一種欣賞的情趣，所以便覺得艱難生澀，莫名其妙了。’

柳先生把話暫時帶住，大家都感覺着這是一個新鮮的問題。原來從前教他們的黃先生，對於學生課外讀物，雖然指定了幾種，却並不再顧到他們另外所看的書籍。所以大家一到閒暇的時候，或在室中，或在園裏，非坐卽臥，總是看那種無聊的章回小說，以消磨他們的光陰。他們既

無人來指導，又無人來糾正他們，當然一本又一本，越看越有滋味，因此有一個學生，竟至看了二十種以上。

‘那末，照柳先生所說，怎樣來看新小說呢？’一個學生這樣提出來質問。

‘是的，我正要對你們解釋這個問題了。’柳先生又開口說了起來：‘我們讀書，總要讀有益的書。這句話，大家都知道的。那末反過來說，無益的書，當然不必去讀。至於怎樣纔有益呢？一、讀了對於你們身心，要受到良好的影響。譬如你們讀了勤勉的小說，你們覺得非勤勉不可了，這便是受到良好的影響。反之，你們讀了什麼劍俠，你們也想去做劍俠，如報上所載的種種，那不是受了牠的壞影響了嗎？二、讀了堪作為你們的模範，而能促進你們寫作之技能的。這種書籍，一方面不但可供你們消遣，他方面還能使你們受益，豈非一舉兩得？譬如三國演義、水滸傳以及近人所著文藝作品，就是可以作為你們的模範的，無論取材、結構，都可供你們參考。其實中國作品要讀，外國翻譯作品也要讀。譬如著名

的如意大利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，大家就應買來讀一讀的。這裏面寫一個小學生的生活，對國家、對學校、對家庭都有一種親切的描寫，雖然他是小學生，實可作為你們的模範。而譯筆也很流利忠實，更可促進你們寫作上的技能。諸如此類之例很多，現在也暫不細說。總之，我希望你們能讀些有益有用之書。初中學生，如果只讀幾本教科書，究竟是太窮乏，也是一件很可憐的事。

柳先生說完，大家都覺得以前讀的確有不十分妥當的地方。譬如但就寫作一項，那裏能因讀這些書，而得到技能上的進步。平時所看的書，但求一時的消遣，像飢不擇食似的，隨便囫圇地吞下一些罷了。至於身心上所受的影響，正如柳先生所說，反想去學做劍俠，能夠像書中所說，用手一揮，法寶就能從手裏出來。起初以為天下之大，真有其事，實則仔細想來，那裏會有這種空幻的事呢？至於有一種人喜看艷麗的小說，那也只能使人入於迷道，對於自己身心，都不能獲到些微的益處；反而因為看得入迷，有

時自己竟幹起不正當的行爲來了。

這種都是由於自己沒有指導，所以誤走歧路，闖入黑暗的道路上。如柳先生所說，纔是讀書的正當方法。於是都希望柳先生能趕快開一張書目單出來，使他們從今以後，能夠讀些有益有用的書。

‘柳先生，我們現在決計照先生所說的話去做，最好請先生在最近期內，給我們一張詳細的書目單。’

‘這是可以的，我剛纔已經說過了。且等下課之後，讓我仔仔細細地想一想，再開一張書目單給你們罷！不過我也明白有幾個同學對於買書的錢是很困難的，但在可能範圍之內，我總希望你們能夠儘量節省閒用的錢，來買有用的書籍。’

那天晚上，柳先生查一查校中圖書館的書目，因為有幾種書籍，學生自己可以不必買，只叫圖書館去買好了。有幾種非學生自買不可的，就給他們編了一張書目單。

那編好的書目單如下：

一 參考用書

辭源 商務出版。這是讀書最重要的工具，有疑難時，可以隨時檢查，各人都應購備。

字辨 顧雄藻編，各書店代售。對於字的使用和讀音寫法，都有辨釋。偶有模糊，即可檢查。讀此書後，可不至再寫別字。

二 修養用書

中學各科學習法 中學生社編，開明出版。對於各科學習方法，均有詳細說明；讀之能增進學習上的效力，不致盲目瞎闖。

文章作法 夏可尊、劉薰宇著，開明出版。此書對於各種體裁文章的作法都有詳細的說明，讀之能增進作文的技能。

論語、孟子 兩書版本甚多，可購有注解的讀。最好能熟讀成誦，將來讀他書時，多有幫助。

三 文藝作品——詩歌

古詩源 此書選錄唐以前詩，讀之可知當時詩體。

唐詩三百首 此書選唐名家詩凡三百首，均係

名作。唐人詩集甚多，但能熟讀此一書已夠。

白香詞譜 此書共收一百首名詞，配以一百首普通常用的詞調。讀之既可知詞調的性質，又得讀名家的詞，極為經濟。

現代詩選 北新出版。此書選輯五四運動以後近人的新詩，直到最近為止。所選極為謹嚴，並附詳細注釋。

至於個人獨出詩集甚多，可隨性之所近，自由選讀。譯詩單行本尚少，可隨時注意各種文學雜誌。

四 文藝作品——小說

唐宋傳奇集 魯迅編，北新出版。此書選集唐、宋著名短篇小說甚精，且加新式標點。極便閱讀。

京本通俗小說 這是宋人用白話描寫的小說，謂之‘平話’，實亦是短篇小說。讀之以見體裁之一斑。

三國志演義、水滸傳、西遊記、紅樓夢、儒林外史、鏡花緣 以上均為章回長篇小說，均應一

讀。

近人出版小說甚多。魯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郁達夫等，均有自選集或代表作，可購讀。此外葉紹鈞、巴金、冰心等作品，亦可選讀。

翻譯小說亦甚多。英、美、德、法、意、俄、日等國均應徧讀，或讀名人專集，或讀各國選集。

五 文藝作品——戲劇

西廂記 王實甫著。此為元人所作雜劇 與明
清諸人所作傳奇，體式不同。實則雜劇傳
奇，均為戲劇之別名。西廂記不但文詞優
美，讀之又可領略元劇作法之大概。

琵琶記、牡丹亭、桃花扇、長生殿 為明、清著名
傳奇，均應一讀。

田漢戲曲集 田漢著，現代出版。共五集，但選
讀一二集即夠。此為近人作品，極為著名。

佛西戲劇 熊佛西著。商務出版。共三集，但選
讀一集已夠，熊氏戲劇以通俗勝，極便於學
校團體表演。

此外戲劇集尚有，可自由選讀。

哈孟雷特 莎士比亞著，田漢譯，中華出版，莎氏為世界最偉大之戲曲家，應一讀其作品。

易卜生集 易卜生著，潘家洵譯，商務出版。已出二冊，可先讀第一冊，著名之傀儡家庭，即在第一冊中。

此外翻譯戲劇亦頗多，可自由選讀。

六 文藝作品——散文

近代散文鈔 沈啓无選，北平出版。此書選輯明清諸家散文，甚為得體，應一讀。

老殘游記 劉鶚著，普通版本甚多，所記叙景狀物，時有可觀，且用白話寫的，更易閱讀。

曾文正公家書，求闕齋日記 兩書均曾國藩著。家書、日記，文字均極淺明，且與修養有關，應熟讀之。

澤瀉集 周作人著，北新出版。周氏文學極為自然，著作甚富。此書由許多著作中選編，是作者認為最滿意的一本，最值得一讀。

背影 朱自清著，開明出版。朱氏亦為當今散文名家，此書選輯其近作十餘篇，極便諷誦。

以上所舉，仍就大略情形而言。個人見識有

限，所選之書，容有未妥之處。不過一個初中學生，能夠讀過上列諸書，較之但讀十餘本無聊小說者，總可聊勝一籌了。至此外如修辭學、文字學、文學史等，均非學生自能閱讀，概不舉列。又關於學術思想文字，則課內已有選文，亦可不必再讀專集，即讀一時亦無多大用處。

六 月 考

教務處的月考時間表已經公佈出來了，於是一羣學生全都騷動起來。他們視考試爲一道最難過的關口，如果不能過去，便須重新複習，甚至有留級的危險。

但他們也有一種救急的小辦法，便是懇求教師們把他們的功課摘去一些，或者指定一些範圍來考。這樣，對於他們預備的工夫可以省了許多，而這道關口也比較容易去了。

今天第一節是國文，柳先生一進教室，還沒有點名，學生便譁然地鬧了起來。柳先生便問：

‘你們爲甚麼這樣鬧呢？’

‘柳先生還不知道嗎？下星期起就要月考了。’那個最會說話的胡善強說。

接着，別個也這樣說，教室內還是這樣的熱鬧。

柳先生連忙嚇住說：‘月考是一件很平常的事，你們爲什麼這樣鬧呢？’

‘柳先生還說容易嗎？你看我們考的功課多嗎？’周榮生還拿出他剛纔所抄的月考時間表給柳先生看。

‘那真是笑話了，你們已是三年級，也不知經過幾次月考了，這一次何必大驚小怪呢？’柳先生知道他們有意胡鬧，低頭點起名來。一邊又說：‘有話點了名再說。’

名點過了，柳先生正想翻開講義來講。胡善強又搶着說：

‘柳先生，今天也不用講了，給我們預備罷。’

‘預備，你們平日的預備呢？’

‘我們都已忘了。’

‘這就是你們的不好了。’柳先生想非同他

們說一說不可，就合上講義，和他們說：‘所謂考試，你們應當有這樣理解的，便是這完全是計量你們平日所學的一些成績而已。你們平日如果照先生所指導的去用功，那對於你們考試又有什麼問題呢？所考的，都是先生平日所指導過的，也是你們平日所用功過的，只要並不忘記，考試無有不及格的。這並不是一件怎樣嚴重的事情，你們又何必這樣的提心吊胆呢？’

‘但是柳先生，你是先生，我們是學生，你們先生看考試當然是很容易的，我們功課多，預備的時間少，那裏能夠考得出呢？’又是胡善強說。全堂的學生，似乎聽了他的話而感到勝利的微笑。

‘你這話又錯誤了。’柳先生解釋說：‘考試是考試你們的成績，在先生無所謂容易不容易；並非說，因為先生是容易的，所以叫你們學生吃一些苦。只要你們平日用過功的，我以為考試起來也很容易，因為這不過把平日的功課，作一個總練習而已。你們平日不用功，當然考試起來便為難。但你們要知道這個“難”字，全是你們自己

找出來的，不是先生送你們的。’

‘柳先生，你說來說去總是容易，現在就請你給我們一些容易罷！’胡善強又搶着這樣說，別的學生也聲聲地附和着。

‘那末，叫我給你們怎樣容易呢？’

‘這許多講義，你就給我們指定幾篇考試罷！’胡善強把一本國文講義在手上晃了一晃。

‘這那裏使得呢！’柳先生又辯駁似的對他們說：‘你們要知道每篇都有每篇的意義，而且前後都有相互的關係。如果中間抽去了幾篇，正如一個人把中部割裂了幾段，那還成一個人嗎？幸而這是國文，譬如算學，那一定要記牢每課的公式，然後才能夠挨次演習下去，否則把中間抽去幾種公式，你所學的算學就等於無用了。總之，你們應當平日用些苦功，以後就沒有問題。現在你們平日不好好的用功，等到考試時着了急，還要先生替你們共同作弊，那全是不應當的事呵。’

大家聽了柳先生的話，都覺得失敗似的，十分懊喪。而胡善強起來又說：

‘柳先生，不但你國文科是這樣的，我們有許多功課，別的先生都給我們這樣辦呢！’

‘那或許別的先生有別的主張，在我個人看來，總以不挑選的爲是。其實我以爲考試根本沒有什麼意義，如果你們個個都很用功，個個都能學有所得，那何必要考試呢！譬如你們年幼的時候，都很用功學那吃飯和穿衣的方法，那末等到後來，還用考試你們吃飯和穿衣的方法嗎？’

大家聽了這話，都哈哈的大笑起來了。笑聲歇了，胡善強又狡滑地說道：

‘吃飯穿衣，原是人人會的，那裏有像讀書這樣苦的學習？’

‘那又不對，’柳先生答道：‘吃飯的嘴，原是人人生來就會的，但我說吃飯的方法，譬如拿筷、提匙，就非學習不可；尤其是拿筷，簡直非用一番苦功，不能拿穩，難以自由挾菜。穿衣也是如此，一隻手穿進袖管之後，那另一隻穿進去實在困難，設非用功苦學，一時也穿不慣。又如穿襪，我親見一個農人，他一向不穿襪子，那次因爲要到親家去，不得不穿襪子，表示一種恭敬

的禮貌。但他是穿不慣襪子的，尤其是絲襪，襪管既小又長，叫他自己真是無論如何也穿不上。後來還是請別人替他穿好，那別人當然是用過一番苦功，已經沒有些微的困難了。這樣一想，可知凡事不學，必不容易，學了以後，自然覺得不難。你們今日考試，覺得困難，就如那農人一向不學穿襪子一樣。’

說得大家又哈哈的笑個不住。柳先生知道他們無從再質難了，便又說道：

‘所以雖然考試，也不用恐慌。這次已經錯過時機，也不要可惜牠，所謂既往不諫，來者可追。以後每上一課，便要有一課的成績。上了就用功，用功便有成績。如此等到第二次月考或者學期考試的時候，均無問題。其實這樣用功，也並不為苦，因為每次只有一課功課，按照你們的程度，自然學得了的。你們所為難的，乃是平時一些不學，一等考試，則全部再來學習，這樣課又多，時間又短；當然人非神仙，那裏能學得了呢？而且這樣臨時抱佛腳的學習，只能勉強硬記，這種學習，全屬無用；雖然考試時得以僥倖

過去，考試後必定又全歸遺忘。試問你們爲學，是不是全爲考試，全爲騙些分數，而於真正學業，可以拋棄不顧？還有這樣用功，很損腦力。一個人的腦力，天天只能用一定的限度，不用，當然可惜，而且長久不用，猶如刀之生鏽，反會遲鈍起來；多用則用過度了，當然不合衛生，對於身體，必受妨害。所以什麼開快車之類，我勸你們爲愛護身體，千萬不要去幹。如果以爲幹了可以考試及格，那對於你的身體，無形已受了損傷。挖肉補瘡，總非徹底的辦法，青年作事，千萬不要蹈於虛僞，總要以腳踏實地爲是。這次還是第一次月考，以後還有兩次，我勸你們寧可這次考得不好一些，將來照我的話去做，必定能夠考得好了，那也不是絕對失敗的事。

柳先生說話，就是這樣委委曲曲，說出一個徹底的道理來。學生被他這樣一說，頗也受到感動，雖善辯如胡善強，現在也覺得無話可說了。

然而學生能如柳先生的話去做嗎？事實上學生不能不臨時抱佛脚，不能不開快車。因爲下週即要考試，這一週裏，即平時喜好遊玩的

學生，也埋頭在自修室裏用他所謂的功。夜間熄燈以後，每間寢室，總也有幾個學生，點了洋燭，狠命地在用他們所謂的功。學校對於這樣硬用功的學生，當然不會禁止的。也有的說，這全是考試的好處。

一週間過去了，自本週起，就舉行月考。學校因為慎重起見，所以特別規定時間，餘時仍照常上平時的功課。第一天過去了，第二天上午，三年級裏就有柳先生的國文考試。

在考試之前，學生有一種恐慌的，以為題目不知如何艱難，自己也許回答不出。等到題目接到手後，又會胡亂地瞎想起來，往往一個很容易的題目，而瞎想得模糊起來，不能回答。或者想得不十分週到，往往把題目看錯，答案也就錯了。柳先生知道學生這些心理，就在發試卷以後，簡要地對他們說：

‘題目接到，先要仔細看一遍，不用慌，不用急。一個一個鎮靜的想，上面想不出就想下面。不要偷看人家，人家錯的反而害了自己。不要偷看講義，看錯了時，也反而害了自己。答得出只

管答；答不出的，就讓牠空了也好。’

雖然柳先生這麼一說，學生仍有恐慌或急的樣子，柳先生也不便多說，就任他們在恐慌着急之中考完了。

原來學校事前有一個規定，凡考試作弊，當場捉得的，一概取消考卷。柳先生那次考國文時，僥倖沒有作弊發現，原因是有許多題目，並不是講義中所有的。但在英文考試的時候，他們却被王先生捉到一個了，這事情就應照規定辦理，將該生考卷取消，自然他的成績等於零分。

這事發生以後，柳先生以為學生不聽他的話語，致有如此結果。否則至多不及格而已，那裏有零分之理。

在下次上國文課時，柳先生對於考試又發表一些意見，並勉勵以後應該照他的話來做。柳先生說：

‘我對你們說過，考試一些不要看做如天大的事，當然不用如何恐慌着急，學校原是為計量你們的成績而舉行考試，你們就將原有的成績，給學校計量好了。本身的長度只有五呎三吋，而

你偏要穿了高跟的皮鞋，以爲可以加長少許；但這事如果給檢查員察覺，仍舊要叫你把高跟皮鞋脫下來的。你們想，這樣的事，不是反貪小失大、弄巧成拙了嗎？過去的事已不用說，以後對於每種功課，都應隨時用功，隨時打下根基；這樣直到考試，可以毫無問題，平平安安的過去。而你的成績，當然會比現在臨時抱佛脚的格外好一些的。

說到這裏，教室內忽然有嗚咽的泣聲。柳先生連忙查問，原來就是那個在英文考試中作弊的學生，因爲聽了柳先生的話，深悔得傷心起來了。

‘這也不用悲傷的。失敗乃成功之母，安知你第二次月考時，成績不會很好了呢？’

‘他這次零分，下次就考一百分，也只有五十分了。’有一個學生起來說。

‘那末第三次也一百分呢？’柳先生問。

大家都回答不出來了。

柳先生因此又有一種感觸，就是學生往往在失敗之後，就會灰心，這是一種極不好的現

象，於是又說：

‘青年作事，應當腳踏實地，更應當奮勇向前。虛偽作事，結果當然失敗，而沒有勇氣作事，也是萬難成功的。你們這次的失敗，應當想到下次；下次失敗，可再想到下次，只要有志，總能成功。‘哀莫大於心死’，惟心死最爲可哀。所以我勸你們不要灰心，更不要因考試而灰心，因爲你們爲求學而來，不是爲考試而來。灰心考試或可，灰心求學，那與你們的初旨就大相違背了。’

大家聽了，正如悶熱的天氣中，忽然沛然雲起，下了一陣大雨一般的涼爽舒適。

七 分數與成績

下午的時候，天氣非常悶熱，柳先生因爲沒有功課，想到公園裏去散散步。好幾天沒有到公園裏去散步了，自己因此頗感覺做教員的辛苦，不由的抽了一口冷氣，

正想戴上帽子出去的時候，忽然門上有‘閤閤’的敲聲。開門一看，却有三個學生，要來看

他。

‘你們有甚麼事?’ 柳先生站在門限上問。

‘我們是看分數來的。’打頭一個叫周榮生的這樣說。

‘我還沒有將試卷看完呢。’柳先生仍舊不動的站着。

‘那末先給我們幾個看看罷!’稍後的一個馮立民說。

‘且等明天罷，我現在正想出去。’

‘柳先生，給我們看一看罷!’三個都齊聲的懇求起來。

‘你們爲甚麼不上課呢?’柳先生隨說隨走進來，一面叫他們把門關了。

‘因爲今天劉先生告假，所以這一課歷史沒有了。’周榮生這樣的回答，隨即同柳先生走了進來。

柳先生於是把戴上的帽子仍舊放在帽架上，接着又問那三個學生‘你們爲甚麼愛看分數?’

‘分數不是很重要嗎?’又是周榮生回答。他

表示分數對於他們是很重要的，因此看分數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。

柳先生姑把試卷先拿出來，裏面分做兩疊：一疊是看過的，已有紅筆填上分數；一疊還沒有看過。

三個學生看見紅筆改過的試卷，連忙搶來亂翻，想先看看自己的分數。

柳先生阻止着說：‘且慢！讓我檢給你們看。’於是由柳先生檢出了馮立民和另外一個學生張爾強的試卷，却沒有周榮生的。

‘柳先生爲甚麼不給我先看呢？’周榮生一看自己試卷還沒有看過，立刻這樣的叫了起來。

‘你爲甚麼這樣急呢？遲早總會給你們看好的’。

‘柳先生給我在這時候看一看罷！’周榮生又這樣的叫着，想從那疊沒有看過的試卷裏找尋自己的試卷。

‘我還有別的事情呢，你明天來看好了。’柳先生並不給他找尋。

但是周榮生那裏能忍耐得住，一定叫柳先

生非看不可。同時馮立民和張爾強，也幫助周榮生懇求說：‘柳先生，你就給他先看一看罷！’

柳先生於是問：‘我且問你們，分數於你們有甚麼關係？’

‘不是嗎？如果不及格，就要留級了。’大家齊聲的回答。

‘那末，那個叫你們不及格呢？’柳先生又問。

‘這當然隨先生的。’周榮生答。另外兩個却不作聲。

‘什麼，這是隨先生的？先生叫你們不及格，你們就不及格了？’柳先生覺得這是個有趣的問題了。

‘那當然不是隨先生的，全在我們自己。’倒是馮立民能想到這點。

‘這樣才對。’柳先生看了看馮立民，然後對周榮生說：‘你說是隨先生的，那末我今天給你一個不及格罷。’

柳先生就連忙找尋周榮生的試卷，故意裝做想填他不及格的樣子。於是周榮生急了，連

說：

‘我要及格！我要及格！’

‘你說隨先生的？’

‘我現在不要隨先生了。’連忙將柳先生所找出來的自己試卷，用手掩壓起來。

柳先生不由的笑了起來。那三個學生也哈哈的笑了。

‘所以分數就在你們自己的，’柳先生鄭重的說：‘先生不過替你們做個會計先生而已。你們成績好的，計算起來，分數當然多了；如果成績壞的，計算起來，分數當然少了。這裏會計先生斷不作弊，否則經老闆查出，是要受責罰的呢。哈哈，你們倒是一個一個的老闆呢。’

大家於是又笑了起來。柳先生又說：

‘所以，只要平日用功，平日有好成績，分數是沒有什麼問題的。及格不及格，都在你們自己身上，先生是不能替你們作主的。你們應當好好地在功課上用些功，不要專在分數上轉念頭。即使分數確十分好，而自己沒有真正的成績，那不過是一時的僥倖，日久仍舊要跌下來的。’

三個學生，聽柳先生的話，都面面相覷，沒有什麼話了。遠遠傳來下課鐘的聲音，柳先生就說：

‘你們好好的用功去罷！分數明天在教室裏再報告給你們聽。我知道有許多同學，也正像你們急着要看分數呢！’

馮立民和張爾強，因為自己試卷及格，所以便速速的退了。只有周榮生還是念念不安的，邊走邊說道：

‘柳先生，給我一個及格罷！’

‘你越是這樣說，我越不給你及格。’

從門縫裏，傳來三個哈哈的笑聲。

預定到公園去散步，因為時候也不早了，柳先生就索性也懶得再去，在房裏把未看完的試卷，繼續來評看完畢。

第二天上國文課的時候，早有那三個學生在宣佈消息，所以柳先生一到教室裏，大家都擡頭探望試卷有沒有帶來，自己分數有沒有及格。這分數是先生作主的，有許多學生，當然還是這樣想着。

柳先生先把試卷發了，叫他們仔仔細細地看自己錯誤的地方，然後說到分數的身上來。

柳先生說：‘今天又要對你們說幾句話了。我覺得這幾句話，對你們說了多少有些益處。你們且把試卷合攏，聽我所說的話。’

於是全室學生，都把試卷合攏，靜等柳先生開口。

‘我問你們，分數是件什麼東西？’柳先生看他們都鎮靜了，就這樣問。

‘分數是我們的成績。’

‘我們讀書就為這些分數。’

‘沒有分數，我們便不能升級，便不能畢業。’

‘分數是我們的第二生命，沒有分數，我們就不能再讀書了。’

柳先生聽到這裏，說聲‘好了，我明白了。’用手止住他們不要再起來發言。他自己說：

‘你們這許多回答，有的是對的，有的是錯的，而且是大錯特錯的。譬如第一個同學說分數是我們的成績，這話是對的，但應該說是我們成

績的一種標記。因為分數只是數字，是一種符號而已。這符號的變動，全隨你們的成績而來。正如浮在水面上的浮筒，水高了，牠也高；水低了，牠也低。全隨水而高低，自己却沒有一定的處所。分數也是如此，你的成績高，則分數亦高；你的成績低，則分數亦低。分數自己，也全沒有一定的高低的。所以分數是成績的標記，說這話是對的。沒有成績，也就沒有分數。你們應當看重成績，不應當看重分數。所謂成績，便是你們平日在功課上所用的工夫，工夫深，成績自好；工夫不深，成績自壞。這是一定的道理，沒有什麼躲懶或取巧的方法的。

柳先生說到這裏，暫停片刻。只見學生都在仰頭傾聽，一些也不作聲，於是他又說道：

‘還有一個同學說，我們讀書就為分數，這句話就錯了。這正如說我們做人是為金錢一樣的錯誤。說起金錢，正如你們的分數。金錢的得來，應從我們的勞力，分數的得來，也應得憑你們的用功。不勞力而想坐得金錢是不對的，不用功而想坐得分數也是不對的。所以金錢只

是一種計算勞力的工具，分數只是一種計算用功的符號。但事實上往往有不用勞什麼力的人，而能坐得鉅量的金錢；用盡勞力的人，却只能得到些微的酬報，這乃是社會上制度的不良，並不是金錢本身的錯誤。然而社會上也有一種名稱，叫做‘貪官污吏’‘土豪劣紳’，這就是說他們所拿的錢，並不正當，雖是富有，却是一件很不名譽的事。所以一個清高的人，斷不願拿這種非用勞力得來的錢。你們現在也是如此，要拿分數，必須要拿出你們的成績來。你們沒有成績就不應當騙拿分數。偶然一次騙了，自己仍得不到真的成績，不久被人發覺，人家一定會取笑你。這正如一般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一樣。不過人家倒是真正的貪官污吏，土豪劣紳，你們却是從他們那裏批發出來的次貨了。’……

大家聽到批發出來的次貨，不覺哈哈的笑了。

‘所以，’柳先生還是繼續的說：‘我們讀書的目的，不是爲那“分數”，而是爲那真正實在用過苦工夫得來的“成績”。讀書讀了有成績，這書

不等於白讀。升級、畢業，當然是不用說得，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，無用你們提心弔膽的。分數的及格與不及格，全隨你們的成績。你們不必怨恨分數，你們只要留心你們的成績。有實實在在的成績，就有實實在在的學問，一時分數雖少，而無妨於你們的將來，也不負你們讀書的使命，沒有實實在在的成績，也就沒有實實在在的學問，一時分數雖多，對於你們的將來反而不利，對於你們的讀書目的，也大相違背。說到這裏，我有一個實例，可以說給你們聽的。從前有一個學生，他的成績很壞，但他希望分數及格，以便升級畢業。起初還沒有畢業會考，所以他倒馬馬虎虎的畢業了。可是他想去考高中，這裏問題便發生了，他連考三處，終於都沒有及格，只好仍舊在母校重讀一年。這樣一想，但要先生加些分數，而自己沒有真正實在的學問，於你們不但無益，反而有害。所以剛纔還有幾個同學說什麼沒有分數便不能升級畢業，或者沒有分數我們便不能再讀書了，這話都說得不對。你們應當這樣想：“我們應該用功，拿我們成績去換分數，使得

我們升級畢業。”總之，你們不應注重符號的分數，而應注重你們自己的實在學問。今天我又替你們說了許多話了，希望以後牢牢記着，仔仔細細地想一想，我們是不是爲分數而來讀書，還是爲學問而來讀書？’

柳先生說話完了，大家方才寬一寬氣，互相私議起來。其中有一個說：

‘那末學校裏何必要用分數來做符號呢？不是不用分數，比較簡單得多了嗎？’

‘這本來也可以改革的。正如銀圓可以改爲鈔票一樣。有許多學校，也有不用分數，而只用甲、乙、丙、丁等第制的，沒有這種記數的麻煩。但這裏也有困難，便是他的成績屬甲則甲，屬乙則乙，如果是在甲乙之間，這裏設種記號便難。有的用甲上、甲下，或者乙上、乙下。但這樣又不如記分的便利。所以說是麻煩，也有一種便利。我們現在不用注意這點，只是認清自己的學業：一天進步一天便是了。’……

柳先生話還不曾說完，下課鐘却響起來了。柳先生說：

‘今天又給你們休息一課了，但願這一課不等於白費。’

大家笑嘻嘻的又好像多了一種智識，在室內都議論着柳先生真會說話。

過了一會，黑板上忽然發現‘我們讀書是爲學問，不是爲那分數’這幾個大字。

八 同學之間

每每在一級之中，成績壞的學生，對於成績好的起了一種妒忌心，因妒忌心而惱恨成績好的學生，甚而譏諷他是××先生的‘過房兒子’。

自從經過一次月考以後，柳先生也微微聽到有人譏諷卓文明是他的過房兒子。那是一個很用功的學生，平素不大說話，你不問他，上課時候是靜靜的聽着，默不作聲。而又勤於筆記，每一篇選文講完之後，他總有一篇筆記，繳到柳先生地方來的，雖然有時柳先生並不叫他這樣來做。

這樣一個學生在全級中的確少有，因此他

的性情也和別的同學融合不來，常是孤單單地，獨自做他一人的工作。有許多學生在上課時等不到下課，一下課了當然任性遊嬉；但他却仍舊用他的苦功，一意的研究剛纔先生所講授過的功課。於是同學看他這樣用功，便忌妒起來。而每次考試，又往往列在頭幾名裏，因此格外引起人們的妒忌。

那一天，正是第二節上國文課的時候，柳先生因為比平常早到教室裏來，就看到黑板上還有學生濫塗的字跡，而其中一項，就是說“卓文明是柳絮白先生的過房兒子”。柳先生看了，心裏好不可笑。一時值日生也像發覺似的立刻跑上講臺來揩去了。有的就因為被柳先生看見了，格格地在暗笑，好像他們已得到了某種的勝利似的。

柳先生先點過了名，然後擡起頭來，凝視了學生一會。有許多知道先生在暗察寫這句話的學生，於是頗自鎮靜地，大家都不響。但不久之間，終於有許多學生耐不住的嘩然地笑起來了。只有那卓文明，還像在沉思着什麼。

於是柳先生也笑了笑地說：‘我問你們，怎樣叫“過房兒子”？’

大家一聽此話，格外笑了起來。

柳先生阻嚇着道：‘不要笑！現在我可要對你們說幾句話了。’

大家才斂起笑容，靜聽先生的說話了。那卓文明還是低着頭，他的臉色當然表示很難堪的樣子。

‘你們的這種侮辱，不但侮辱了卓文明君，而且還侮辱我柳絮白。’柳先生停了一停，看大家有沒有什麼表示。但那時大家都只聳着耳朵在靜聽，所以他又繼續着說：‘卓文明君是你們的同學，同在一級裏念書，你們應當相親相愛，爲甚麼要這樣的侮辱他呢？’

柳先生又停了說話，看學生有沒有回答。其中有一個輕輕地說：‘這是開開玩笑的。’

‘開玩笑嗎？這樣開玩笑就是等於侮辱。所謂謔而虐，一方面是開玩笑，一方面却是在侮辱人家，’柳先生就在黑板上寫了‘謔而虐’三個字，並解釋‘謔’是說笑，‘虐’是凶暴虐待。這種

‘謔而虐’，可說是惡取笑。凡是惡取笑，就是一種侮辱，不過比直接侮辱來得客氣些罷了。’

全教室的人，都只等柳先生再說下去，不敢再聲張了。柳先生又說：

‘固然我柳先生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，師生本來就如同父子，他叫我乾父，其實也何嘗不對，不過你們說這話並不是善意，所以你們完全是種侮辱。我也知道你們爲甚麼要寫這句話，那當然是爲了他對國文成績特別好，他在這次月考中得了第一。於是你們妒忌了；妒忌之不足，還要譏諷他；既然譏諷，當然是含有侮辱的意味了。你們想，這種對朋友的態度，難道是對的嗎？人家用功，你們應當也用功；人家考得好，你們應當也要想考得好。這次不成功，那末等待下次；下次不成功，那末再等待下次。“有志者事竟成”，天下的事情，原不是專等什麼人成功的，凡是有志的人，都能成功。他可成功，你也可以成功。不能因他成功，而自以爲自己什麼也不能成功了。這種淺薄錯誤的觀念，從今以後，就應當立即打破。要走在人家前面，全在自己的努力，不

是謗毀人家，就可出人頭地的。’

柳先生說到這裏，又看一看學生的臉色，大家有沒有什麼反響。同時他想起這一節是國文課，不應再說旁的話；但再想這話也很重要的，雖於國文無關，而對他們學生自己，却有不少益處。因此又說：

‘今天，我也不查究剛纔黑板上是誰寫的，只要以後不再有同樣事情發生，那便是一個知過能改的人。能夠知過而改，總仍不失為一個好人；最可怕的，還是那般即知也等於不知，或者明知而故犯之，那一種人，實在是最壞的壞人。你們都是年輕的青年，當然要做一個好的青年。我也知道你們一級裏全是好的青年，不會故意去作壞事的。像這次的事，全是不明白所以然的緣故，以後一定不會有同樣的事發生了。’

柳先生說完了話，看見有幾個學生，面上帶着笑容，顯然是先生並不責罵他們，而只是勸導他們，使他們以後不要再侮辱同學，大家應當相親相愛，所以暗中覺得嘻笑起來。

但年輕的人總是年輕的，這方面不來，那方

面便來了。那也是柳先生的國文課內，有兩個並坐的學生，竟然互毆起來。這時，柳先生正在講授。

那兩個學生，一個就是品行最壞的楊家聲，一個是和他並坐的薛恩寶。那楊家聲因他父親是地方上的有名紳士，不免有些貴公子神氣，常常驕傲凌人，而薛恩寶却是一個貧家子弟，生性就十分溫柔，只是天資愚魯一些。事情的發生，是楊家聲先向薛恩寶借鉛筆，薛恩寶因為自己只有一枝，不肯借給他。楊家聲以為薛恩寶故意不肯，先就開口罵起人來。並且知道薛恩寶懦弱，就索性將鉛筆奪了過來。薛恩寶想去奪還，於是兩人便互相毆擊起來了。

這事被柳先生發覺了，便早知是楊家聲不是。但柳先生不早責罰楊家聲，只先叫他們不許互相鬪毆，然後問明原因，先對薛恩寶說：

‘楊家聲既然借你的鉛筆，你以朋友關係，應當借給他呀！’

‘因為我只有一枝，而且我也要記錄。’薛恩寶吞吞吐吐的說。

‘不過，朋友之誼是要顧到的。你沒有第二枝鉛筆，你就應當好好的對他說，我只有這一枝了，你先借去寫寫就還給我罷！這樣一來，無論那個朋友都會感激你的。’

‘但他不肯借給我呢！’ 楊家聲自以為柳先生認為他的舉動很對，高傲地這樣說着。

柳先生對楊家聲笑了一笑說：‘你以為他不借給你，所以你奪他，那是他的錯。但是鉛筆是人家的，借不借由人家作主，你那裏可以認為他的舉動不對呢？而且鉛筆應當自己帶來的，你今天為甚麼不帶鉛筆？’

‘因為忘記了。’

‘忘記了，這就是你自己不好了。你自己不帶鉛筆，反而遷怒人家，這是誰的錯呢？’

‘東西那個不要借呢，大家總有借來借去的。’

‘但他不願借給你，那也是他的自由。正如你一定要他把東西借給你，那也是你的自由，但自由以不侵害他人為限，所以錯在你。’

‘那也好的，以後大家不要往來好了。’ 楊家聲一向不說則已，說了便是這樣強硬。

‘那是不可以的。’柳先生又正經地說：‘你不記得我上次對你們說過的話嗎？朋友是要相親相愛的，不應當互相猜忌，更不應當因小小的事，就翻起臉來。固然你們現在還很年青，好像少了一個朋友與多了一個朋友都沒有關係，但這樣對人，總是不對的。這樣的習慣養成以後，將來在社會上去做事很吃虧。說不定有許多朋友，都要和你絕交了，那時你覺得痛苦嗎？俗語說得好，“寧人負我，毋我負人，”寧使朋友來負你，你千萬不要去負朋友。大家都能這樣想，也就無所謂“負”字了。你們在校讀書，為時很短，一畢業後，大家能否再在一處會聚，這是很難說的。多數的人，恐怕分散之後，你在東，他在西，要想會聚，真是很難的事。這樣想來，如今相聚，是個怎樣寶貴的機會，應當相親相愛，那裏還可互相仇視呢？所以我對於你們也很親愛的，因為想起與你們相聚的時間也很有限，將來一別之後，能否再有機會相聚，就很難說了。或許一別之後，就是永別也未可知。你們如果真有良心的話，應當時常想想這些事情，不應專在很小的事

上計較。’

柳先生說了，大家都不作聲。薛恩寶原不必說，早已低了頭說得服服貼貼的了，只有那楊家聲還是倔強地在自言自語，心中好像尙多不平。旁坐的同學都勸他不要再說話了，他還是這樣不息，因此柳先生又繼續對他們說幾句話。柳先生一向是這樣的，對於某一事情發生之後，他總叫學生聽得服服貼貼，然後才止。他覺得給他們一些籠統的訓話是不對的，必須從頭至尾解釋得明白，學生才會受用，才會改正他們的不是處。於是又接着說道：

‘還有，你們也應明白的，便是你們自己最要認錯。從前子路人告之有過則喜，你們現在也應當有這種精神。不要以爲人家告你過失，你反惱恨起來。這樣你永遠是個有過的人，你永遠是個惡的人了。我們在社會上要做個好的人，有了過，就應當改。這並不是什麼吃虧的事，也並不於你失什麼面子。有一個譬喻，說有一個人，他很要面子，常常穿着長衫。但那件長衫背後有個洞，他自己並不知道。忽然人家對他說了，他以爲

人家指他缺點，心裏很不快活。但他不想想你如果不是他告你，你也許永不知道，而被人家看了，暗暗都在笑你，你雖自以爲體面，但是人家還會當你是體面的嗎？這一種人，就是只顧目前，不顧背後；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不肯改過的人，也正是如此。所以有過應當改去，不但不失面子，反而可以免却人家的暗笑。’

柳先生說到這裏，又停了一停。看看楊家聲現在也沒有話說了，只是擡頭聽他說話。他頗覺這幾句話有些力量，因此索性再說下去，給他們更明瞭些。

他說：‘其實，一個有錯處的人，他不自己認錯，偏要强詞奪理，在一時似乎可以護短，但結果他仍是吃虧，他的錯處，仍舊要更顯著的暴露出來。這樣的苟延殘喘，也不是青年人所應取的。我們青年人，第一要爽直，不畏難，不怕艱，有事去做，做錯就改，這種精神，是很重要的。如果大家都能如此，那末同學之間，就無什麼決裂發生了。只要一有事出，大家各自認錯，各自去改。就像剛纔的事，楊家聲第一要認錯，因爲他不應

強借人家的東西，他如自知其錯，就無毆擊之事發生。第二薛恩寶也要認錯，因為他以友誼關係，不應一味拒絕，似欠婉轉一些，如果他能認錯，也就不至互毆。我今天替你們做了審判官，你們覺得還公平嗎？’

大家正在窒息的不敢聲響的時候，突然聽到柳先生這樣帶滑稽的語氣，於是都嬉笑起來，全堂重復一種融和的氣象。

時候也已不早了，下課鐘已經在敲了。柳先生最後還說：‘要好好的對待朋友，以後不要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！’

大家齊聲道：‘知道了。’

課下了以後，許多學生對楊家聲道：‘你太倔強了。’

‘他也欠漂亮呢！’楊家聲指着薛恩寶說，隨即笑了起來。

‘你不應當強奪的。’薛恩寶心中雖然埋怨，嘴裏却也笑了，

大家以後就沒有同樣的事情發生過。

九 記大過的故事

事情是昨天發生的，今天經校長和訓育主任商議的結果，決定高中二年級學生金從仁，應記大過一次，以示懲戒。

揭示處上的佈告一出，其始還只有兩三個學生注意。接着這消息像電閃一樣的神速，頃刻之間，全校學生都注意起來了。大家都蜂擁似的向揭示處來看佈告。雖然只有二十多個黑字，但大家好像在看一篇長文一樣，都是凝視着不肯就走。有的就在揭示處的近旁議論起來，以為學校出此手段。未免太辣些了，但也有說金從仁自己不好，他不應該當衆就侮辱王先生的。

事情的發生是這樣的。昨天上午第二節的時候，王先生在高中二年級裏講授地理。那講授的是外國地理，當然地名多嚕哩嚕嚒，聽來並不順耳。一向對於地理並不用功的金從仁，就不聽先生的講授，自己隨便翻閱一本小說。起初被王先生發覺了，就叫他在地理課內，不應看這種小

說。金從仁倒也聽王先生的話，就把小說書放在櫃下。可是不久之間，金從仁終於被小說中的情節所迷住，趁王先生不注意的時候，重又拿出來看。這樣又被王先生所發覺了，就責他不應如小孩子一般，聽了話就忘記。並叫他起來，問剛纔所講授的地方。金從仁當然莫知所以，只懶洋洋的理也不理。王先生以爲這全是侮辱教師尊嚴的地方，就索性放下書本，強叫他起來站着，當然聲色俱厲起來。可是金從仁還是不理，傲然像耳無所聞。於是王先生大聲的說：

‘你是爲甚麼來的？你在上什麼功課？’

‘我當然上地理課來的；但我不高興聽你的講授。’

金從仁終於也說出這樣目無師長的話來了。全室一時都啞然無聲，大家面對面的不知所措。

‘什麼？’王先生幾乎咆哮起來：‘你是上地理課來的？你不高興聽我講授？那末你講授給我聽罷！我願意做你的學生！’

‘那又不是請我來做教師的。’

金從仁只這樣淡淡的一句。旁的同學都勸他不要說了，一面向王先生說：

‘請王先生再講解下去罷；不要爲了他一人荒費了時間。’

‘本來在上什麼功課的時候就看什麼書。’王先生才平靜起來說：‘你們又不是小學生，處處還要叫教師來拘束。如果不懂，你們儘可以問我。我也屢次問你們懂嗎，這還有什麼講授不合法的地方呢！’

‘好了，我們都知道的。’有許多學生都這樣說，於是王先生才忍下氣來再講授下去。

這樣下課之後，王先生就據實報告訓育處，說在教室內公然侮辱師長，應當嚴厲處分。訓育主任以事體較大，不敢擅自作主，便和校長磋商一番，決定記大過以示懲戒。

今天，學生們對於這樣一個處置，因與自身有關，頗爲惦念。有的往常在上課時候，也有看別種書的，因此頗惴惴自危，以爲一經察覺，也如金從仁辦理，那不是很吃虧的事嗎？說是上什麼課時不應看別種書籍，但有時某種功課，實在

聽得真無興趣，實在非看一看別種書籍來調劑不可。若照現在的辦法，有時上課真要無法挨了過去，這一節時間真如度年一樣的悠長。這樣學校對待學生實在太不講理了，學校完全是壓迫學生的自由的。

但有的說，這是金從仁自己不好。如果不對王先生抗辯，隨便給王先生訓斥幾句，那當然不至於記大過的。不要說王先生上地理課，其實無論什麼課內，那裏沒有學生偷看小說之類的書籍呢？有的先生當然會原諒學生，或者雖然發覺，也置之不理。有的先生雖然當面要訓責的，但也不至於去報告訓育處記過。所以全是自己對付得不好，看什麼小說書籍還是無問題的。

這些都是學生私有的議論。而那三年級的學生，當然也頗喜研究這問題的。他們因為柳先生好幾次向他們談過，關於他們錯誤的地方，所以這次倒也想請柳先生再指教指教，不知柳先生的意思，會是怎樣的。

剛巧這天下午第二三節是作文，他們預備請柳先生作一小時的談話，文章自願在夜課裏

趕作，等明天一早繳卷。

這樣決定之後，推定胡善強提出這個問題，並向柳先生當面要求。

第二節上課鐘響了，大家都興高采烈等柳先生進來，而且黑板上竟有人書‘今日請柳先生演講’八個大字。

柳先生一進教室，瞥眼就看見這八個大字，心裏倒弄得莫名其妙。姑且把名點了以後，看他們有甚動作。

名剛點畢，胡善強就起來說話。他說：

‘柳先生，今天我們全級請求先生，替我們解釋一個問題。那作文課自下一節上起罷！我們願意夜課時趕作，明天一早繳卷。’

‘什麼問題？’柳先生心中還有些不明白。

‘便是金從仁同學爲了在上課時看小說的事情。我們因爲不懂……所以要請先生解釋。’胡善強因爲說不出不懂什麼，所以便這樣說了。

柳先生也已明白他們的意思了，關於上課時看別的書的問題。他想這倒是個值得同他們談談的問題，現在趁學生提出這要求，同他們解

釋一下，於是就答應他們了，但說：

‘這黑板上幾個字，你們用不着寫的。’

柳先生隨即拿揩刷揩了，大家都暗暗地好笑起來。

‘那當然是錯誤的事。’柳先生開始解釋着說：‘爲甚麼在上地理的時候，要去看小說呢？固然小說也有小說的好處，譬如你們練習作文，如果歡喜寫記敘文的，就應該多看小說。因爲多看，便多個參考的地方，無形中對於你們作文，很有進步。但是他是在上地理課，地理課與那本小說，當然沒有關係。即使如老殘游記等，非至教師叫你們參考，你們也不應當參考的。何況他們所教的是外國地理，看的也不是外國游記，也未曾經王先生的指定過，那末憑空看一種小說，於情於理，當然通不過去。而且那個同學之看小說，我知道是不願聽那地理而去看的，那更是忽視地理，輕重倒置，自然應當嚴厲禁止才行。否則所上之課，等於白上，先生一番苦心講授，等於白費。試問你們來此爲何？將來出去之後，一無所成，這個責任，那個去負？當然有人會不

怪你們，而怪先生教得不好，太拆爛污。那末先生今日不嚴厲責罰你們，還要等待什麼時候呢？所以王先生指責那姓金的同學，態度完全是對的。而且他是好意，姓金的同學，更不應該當做惡意看待的。’

柳先生說到這裏，暫停片刻，嚥一嚥涎沫，又重新繼續說下去道：

‘剛纔所說，只是對於昨日事情的解釋，應當是你們學生認錯的。但是你們爲甚麼要幹這種錯的事情呢？我知道有許多同學，明知這事情是錯誤的，但仍舊會錯誤過去，這在自己會不知道的，所以我倒要替你們解釋這一個問題。第一，’柳先生在黑板上寫了‘第一’兩字，但下面却不寫下去了：‘你們根本還不知道讀書的意義，這實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。’柳先生於是又在‘第一’下面寫了‘不明瞭讀書的意義’幾個字。接着又說：

‘讀書，你們爲甚麼要讀書呢？簡單的回答，爲求學問，就是爲求知識，既然爲求知識，則應將學校中所排的功課，求了知識回去。你不能說

我只喜小說，不喜地理。小說在你看來好像是有用的，地理在你就會變做無用了嗎？如果我們要明白國際的情形，就非知道外國地理不可。你不能說我現在不要明白國際情形，等到你將來需要明白時，你再去讀外國地理，那不是太遲了嗎？知識本是無涯的，我們能夠多求一種，當然有一種的好處。所以你們現在所讀的書，均於將來有可用之處，不可偏廢。那個同學，便以為地理於今無用，所以但看小說不妨，這是不明瞭讀書意義的緣故。

柳先生於是又寫‘第二’兩字說：‘第二，該是他不肯用心上課，以為隨便聽聽，沒有趣味。’接着就在黑板上寫‘不肯用心上課’那幾個字。‘怎樣才是用心上課呢？便是俗語所謂“專心”兩字。能專心則上課自有趣味。他為甚麼看小說有趣味呢？因為他在小說上很專心去看，所以便有趣了。如果同樣能夠將看小說的專心移到地理上，我相信一定也像小說一樣的有趣味。不過文字上的小說多是記敘的，所以容易引起興味；地理一類的教科書多是說明的，比較難以引起罷

了。然而這只是從文字說話，歸根結柢却是一樣的，我有一個譬喻、糖是甜的，吃進去很有滋味。普通米煮的飯，如果沒有小菜，吃去好像淡而無味；但其實你能仔細咀嚼，也會吃出如糖一般的滋味來的。不過一個易於引起滋味，一個較爲遲鈍一些罷了。總之能夠用心上課，我以爲無論什麼功課，都能感到興味。通常之所以覺得某課是討厭的，大多是不肯用心的緣故。現在要說第三種了。

柳先生又在黑板上寫‘第三看功課太容易’那幾個字。

‘有時，你們會看這一種功課很容易，於是去偷看別種書籍。當然不止小說，或者英文算學之類。譬如說，有一班同學認爲國文是很容易的，只要認得字句就算了，於是他好像爲可惜時間起見，在國文課內偷看英文，或偷做算學。這種看法也大錯的。如果說這課特別容易，那末也不用請先生來教，只要你們自己練習好了。當然這其中有許多難解的地方，看似容易，實是很難。譬如李白有句詩叫“白髮三千丈”，你如真解作

白髮有三千丈長，便會被人笑了。你一定要說牠三千丈只是一種形容，在修辭學上叫‘鋪張格’，並非實有其事，也並非是李白用錯了的。

柳先生說到這裏，在黑板上另外寫了‘白髮三千丈’和‘鋪張格’那幾個字，以便學生認識。一面仍繼續說道：

‘所以看似容易，實是很難，不要以為是件容易的事就忽略牠。這樣一想，無論上什麼課時，就不應看什麼別的書籍了。至於難的功課也不用慌，即慌也無用。大多的事情，總是一步一步的做去，決不能兩步併作一步做得成功的。所以寧難而多用些心，却不要荒廢別課而專重於牠。想到的就此三點。能夠明白這三點後，我想你們總不至於再會去做這種錯誤的事情了罷？我們要求知識，什麼知識都要。我們要用心上課，不要怕牠艱難，更不要看牠容易。’

柳先生把話說完了，這一節的時間也差不多了。靜默的空氣，一時又稍稍騷動起來，大家好像又服了一帖清涼的飲劑。

柳先生說：‘現在該是你們作文的時候了，’

也不用出什麼題目，就把我這篇演講記下來罷！
或者對於昨天的事情，發表一些感想也好。’

過了一會，黑板上優游地掛上兩題目：

記一篇演講詞

關於金從仁君事件

十 一個問題

自從金從仁的事發生了以後，一時全校頗籠罩着緊張的空氣，大家閒暇的時候，談笑之間，往往會牽涉到這件事上來。柳先生也曾在三年級教室裏公開發表一些意見，學生們因此更加增厚了研究這個問題的興味。便是有的學生，對於某種科目，確實感到沒有興味，而柳先生所說讀書的意義，和什麼應該用心上課，也仍有可懷疑的地方。於是有的說：

‘我以為國、英、算三者是重要的，因為無論升學就業，都有用處。此外如圖畫、工藝，這些都是專門科目，我們實在沒有學習的必要。’

‘我以為國文，算學倒還重要，英文儘可不

讀。因為我們如果不同外人經商，讀了又有何用？’

‘我倒歡喜圖畫、工藝，因為這種功課很有趣。但是體育實在是討厭的，每天一早就要早操，下課又要課外運動，夠麻煩啦。有人說體育可以強健身體，那末沒有學習體育的人，難道就會瘦弱到死了嗎？’

‘我倒以為體育是很重要的，你看像一般出席運動會的運動員，他們得勝之後，多麼榮耀！如果你不學習體育，這種榮耀那裏去得呢？’

.....

大家議論紛紛，各有各的主張，簡直沒有一個學生對於各種科目，都會感到興趣，不是嫌這科不好，便是嫌那科無用。好像學校同他們有意為難一般。有幾種科目全是勉強叫他們去學習的。

這問題漸漸又轉移到柳先生地方來了，原因是柳先生自進校以來，最能和學生接近。學生也因柳先生不像別的先生擺着威儀，所以常常有些事情，不是在教室內請柳先生當衆解說，便

是在柳先生房間裏團攏來談談。柳先生簡直像個審判官差不多，有許多事情都是這樣請他判斷的。

那是一個星期日上午，天氣非常和暖，許多寄宿學生，大多回家的回家，出外遊玩的遊玩，所以一校很是靜寂，只遠遠在操場上傳來幾個學生擲球的聲音，柳先生正在編寫講義，獨自一個在房間裏，倒也並不覺得寂寞。忽然在房間外面有輕輕的脚步聲音，柳先生知道這又有幾個學生想和他來說話了。但是這幾個學生，一時却並不敢進來，因為在門縫裏看見先生正在寫着東西，不好意思直闖進來。柳先生本來爲了沒有事做，所以才獨自編寫講義，如今既有學生來和他說話了，他倒是十分歡迎，便拋開講義，向門外問道：

‘誰呀？有事只管進來。’

兩個在門外的女生，聽了先生這話，輕輕笑了起來；又覺得難爲情似的，門口開了一半的站着。

‘柳先生沒有工作嗎？’

‘沒有什麼重要工作。我正也坐得寂寞，想找你們談談呢。’

兩個女生，方才大胆的進來了，臉上還是有幾分不安的表情。

‘我本來不打算做什麼事，因為獨自坐得太寂寞了，所以才想編些講義。’柳先生又給她們解釋着說。

她們好像膽量又小了起來，一時都說不出什麼話來。

‘隨便坐罷！’柳先生指着兩處座位叫她們坐下。接着便問：‘你們沒有出去嗎？’

‘沒有出去。’那一個叫陳翠珍的說。

‘這樣好的天氣，在房內看看書也好。’柳先生接着又問：‘有什麼事嗎？只管對我說罷。’

‘我們有一個問題，想請先生解答！’這是董曼娟說的。

‘你們說罷，什麼問題？’

‘因為，柳先生不是說過嗎？對於什麼科目，只要能用心學習，都有趣味。但我們還不明白這些意思，覺得有幾種科目，好像學習了也不需用，

所以想問問先生。’董曼娟一口氣說了出來。她這幾句話，是曾經下過幾番考慮的。

‘這也難怪你們。’柳先生和緩的說道：‘因爲在你們目下的情形看來，好像有許多科目，對於你們並不十分需要。而且在一般老先生們看來，也以爲現在學校科目太多，不像從前的簡單實用。你們也許因此而發生這樣的見解，那當然也難怪你們。’

柳先生說到這裏，在書架上找出一本雜誌，翻到左右逢源那篇，遞給她們看，一面說道：

‘這是一篇說科目不可偏重的文章，用故事體裁寫成的。你們以前有沒有看過？’

‘沒有看過。’陳翠珍和董曼娟都接過書來想看一個究竟。

‘現在且慢看罷！’柳先生斷續說道：‘過了一會，你們拿去看好了。這裏面是幾個學生對於各科都感到興趣，並且說出各科並不獨立，都有聯絡的關係，所以不應偏重。’

‘那末，牠有沒有說出各科應當學習的緣故來呢？’陳翠珍放下雜誌問着。

‘這倒沒有。’柳先生回答：‘牠這裏好像舉了三個例子，如算學、圖畫、英文，都和國文有關聯的，’說着，便在左右逢源那篇文章裏指出志春說的算學，慧修說的圖畫，和復初說的英文。並指出文中王先生對樂華說的幾句話：

……中學校所施的是普通教育，各種科目都是必要而有關聯的，一般中學生往往有把科目來偏重的毛病，因為對於某一科有興味，把其餘的各科放棄不顧。據我所知，現在各校學生中自命爲文學家，而對於算學、圖畫，理化等科漠不關心的人很多。這是不對的。文字只是發表思想感情的工具。思想感情須從各方面收得，只偏重了文字，結果文字也就空而無實。……

陳翠珍和董曼娟隨柳先生所指讀了，默默無言。柳先生就說。‘這幾句話，可以說已經說中了現在一般中學生的通病。但牠不過說明各科與國文的關係，現在我就和你們談談各科本身的價值吧！’

說着，柳先生從抽屜裏拿出幾張稿紙來，用

筆先寫了‘國文’兩字。

‘國文，你們當然不用懷疑的了；這因為既爲一個國民，應當知道自己一國的文字。第二是英文——現在暫不據次序，隨想隨說。’柳先生在紙上又寫‘英文’兩字說：‘英文，便有許多人要懷疑了。譬如像你們住在都市的，或者反以爲英文比國文還來得重要，這因為在你們環境裏面，處處有英文的需用。但在鄉村的中學校裏，便有許多人會反對，因為他們覺得這種文字，讀既不便，用也無用。這種看重與看輕，都是不對的，要知我們學習英文，並非去做英國國民，乃是利用他們的文字，可以研究他們的事物。大家也應知道學問是無國界的，在現在這個世界，個人不但要知道本國的情形，也應知道外國的情形。而有許多科學上的事業，又非借重於外國不可。你要研究，必須懂得他們的文字。否則但靠他人翻譯，總是束縛得很。英文在外國文中比較普通，所以我們便應學習英文。說到這裏，我倒想起一個笑話，便是在五卅慘案發生的時候，有許多學生，都欲廢止英文，以爲英國人對我們既如此厲害，

我們便不應再讀他們的文字。這樣說來，英文倒是英國人叫我們讀的。你們想，這是可笑不可笑呢？’

柳先生說了，又寫‘算學’兩字，接下說道：‘現在說算學罷，這大多總也明瞭的。我們日常生活之中，寫算之事最多，能寫不能算，這便是一件很苦的事。而且學習算學以後，還能養成你們良好的心理習慣與態度，因為算學是種精密的功課，牠沒有一絲一毫可以差異，必須運用思考，才能奏效。這也不用多說，大概總明白的。’

‘其次要說自然科了。’柳先生又寫‘自然’兩字說：‘自然，就是包括動、植、礦、和理化數種。有許多對於這種科目很感興趣，因為上課時候，常常有解剖和試驗的事。也有許多感不到興味，因為他們覺得這種科目，大多須呆板記憶，而一時又好像無用。實則中學原是普通教育，使你們在各方面，都能受得一些知識。這些當然不是專門研究，所授都是常識東西。如果連這些常識也不懂得，試問你，可以說是一個完人了嗎？而且這種均與我們人生有切膚關係。譬如植物之稻

麥，化學之空氣，我們一日不能無此物，而對於此物之形性全不知悉，正如你有一個僕人，而還不知道僕人的姓名，這不是一個可笑的事嗎？’

‘同樣，史地也與我們有密切的關係’。柳先生的紙上又寫了‘史地’兩字說：‘我們的民族是怎樣演進的，我們的文化是怎樣演進的，生而為一國國民，不知其國之民族與文化的來源，這猶如自己做了子孫，不知道祖先一樣的可恥。尤其是像現在中國，更應明白列強侵略我們經過的情形，與各國的歷史，互相比較，使知我們積弱的所在怎樣可以復興我們的民族。地理也是如此，我們的國家究竟是怎樣情狀，而世界各國又是怎樣的情狀，兩相比較，我們的積弱也可以看得出來了。譬如實業的發展，國防的設備，教育的普及，……在在不能與人家相比較，就可以知道這都是積弱的原因，說到這裏，我們知道人是不能單獨生活的，所以不能不與各方面發生關係，既然發生了關係，自然要有一種知識去對付牠。在目下你們還是童年，儘有父母保護，所以一切問題，都與你們漠不相關。但一到自己變做成人，父

母已不能依賴，那時你們如果還沒有各種知識，你們就覺得吃虧不少了。’

‘至於圖畫、音樂，都是涵養美的性情。這種科目看來似不重要，實則與以上各科，並不分歧。我們一天到晚作事，必定覺得十分疲倦，或者有什麼不如意的時候，你的心裏便十分苦悶。這時如果給你看了美的圖畫，或者動聽的音樂，你必然覺得疲倦苦悶一些也沒有了。這便是圖畫、音樂能夠涵養性情的地方。如果能夠自畫自唱，那不是更快樂的事嗎？所以牠們的含義很深，只可惜一般不懂這個原理的人，以為我們不要去做畫師、樂師，何必去學這些無謂的東西呢。’

柳先生說到這裏，微微覺得一些疲倦。陳翠珍和董曼娟一時也覺的坐得太久了，把身體移動一會。

‘你們不要受什麼拘束罷！我這裏有開水，你們可以喝一些。’柳先生起來將茶几上的熱水瓶，遞給她們。

‘柳先生喝罷。’董曼娟先倒一杯給柳先生。

‘你們也各自喝一杯。’柳先生的確也覺口裏乾燥得很，拿上喝了一口。接着又說：‘現在應說勞作體育和衛生了。勞作，你們女生學的是家事，男生多是工藝或農業，這全是給你們職業上的一些知識，而且養成一種勞動的習慣。從前好像讀書人永遠只是讀書的，於是便養成一種“肩不能担担，手不能提籃”的文弱士子，這在現在當然是不行的。而且現在正在提倡生產教育，這種科目，更爲重要。至於體育和衛生，這是個個人都知道重要的，身體不健康的人，不但做不了大事，而且普通事情，有時也往往爲身體瘦弱所牽制。有許多同學，以爲早操和課外運動，都是一種麻煩的工作，又好像對於自己，沒有多大益處。殊不知身體的健全，全在平日不住的鍛鍊而來，決不是今天學了一種操，明天就能把你的身體健全起來，天下的事，都沒有這樣簡便容易。外人對於我國同胞，向有“東亞病夫”之稱，於此我們也應要格外注重體育和衛生，以一洗此種侮辱的稱呼。’

柳先生的話完了，又喝了一口開水。但想了

一想，還有幾句話要說。

‘學校裏所以分設各種科目，原爲着教學的便利起見，最終的目的，還在於整個生活的改進。你們求學，因爲知識，但實爲改進你們整個的生活。因爲是求整個生活的改進，所以各方面的知識，都應求得一些。現代教育是活動的教育，已不是從前呆讀幾本書的死教育了。但能明白這些，已可知道各科不應偏重或偏廢，正如人身不能缺了一隻手或一隻腳的。’

兩個女生聽了，都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慰，就帶了那本雜誌，向柳先生告辭了。

